

神秘岛
Mystery

刘慈欣

少年科幻科学小说系列

第二辑

天使时代

刘慈欣 / 著
张伟建 · 浦一博 / 绘

亚洲首位“雨果奖”得主刘慈欣精彩呈现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自序 你的想象就是全宇宙](#)

[天使时代](#)

[上篇](#)

[下篇](#)

[镜子](#)

[追捕](#)

[犯人和被追捕者](#)

[大案](#)

[宇宙大爆炸](#)

[诬陷](#)

[超弦计算机、终极容量和镜像模拟](#)

[初始条件](#)

[创世游戏](#)

[现实检索](#)

[单程递归](#)

[镜像时代 I](#)

[生日](#)

未来

镜像时代Ⅱ

白序 你的想象就是全宇宙

2013年12月，我前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去看“嫦娥三号”探测器发射。在飞往西昌的航班上，我遇到了一群五年级的孩子，他们也是去现场看发射的。发射结束后，我又在停车场遇到一群更小的孩子，看上去只有一年级的样子。从这些大孩子、小孩子的眼中，我看到了兴奋、好奇，还有一种对未来、对新世界的向往。

时光回到1970年4月，也有一个小孩，他站在河南省罗山县的一个村庄前，和一群大人小孩一起仰望着晴朗的夜空。漆黑天幕上，一颗亮晶晶的小星星缓缓飞过，那是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看到那颗飞翔的卫星，小孩心里充满不可名状的感觉，他觉得它是在星星间飞行，甚至担心它会撞到其他星星上。直到几年之后，他才从一本科普书中知道这颗卫星和其他星星的距离，知道无论怎样也不会发生“太空撞车事件”。这个“杞人忧天”的小孩，就是我。

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孩子们可以坐飞机去看卫星发射，而当时站在我旁边的小伙伴大部分连鞋子都没有。但相同的是，他们眼中同样充满对新世界的向往、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和对未来的期望。这种对未来充满期望的眼神，跨越了历史和时间。现在的孩子们可能无法想象几十年前乡村生活的闭塞贫乏，我所居住的村子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没有通上电。在上初中之前，除了从父亲床下翻出的一箱子书，我几乎没有读过什么课外书。那箱书中有几本科幻小说和科普作品，有凡尔纳的《地心游记》，还有《十万个为什么》。正是这些尘封在床下的书籍，给我的童年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的想象飞出了乡村，飞出了中国，甚至飞出了太阳系。也是这些书籍让我喜欢上了科学，喜欢上了科幻，后来走上科幻创作的道路。

作为一个科幻迷，科幻塑造了我的生活和人生。所以，我相信，对于那些去看卫星发射的孩子们来说，这一次体验在他们的人生中不会只是走马观花，那震撼人心的火箭发射场景，代表了中国最高精尖科技的月球探测工程，一定会在他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再过十几年、二十年，也许其中有几个孩子会走上科研道路，甚至还会去宇宙探索，去别的星球建立人类文明。包括正在阅读这套书的孩子们，也可能因为这些科幻故事而对科学产生兴趣，像当年的我一样，进入一个超出日常生活的有趣世界。

坦率地讲，我之前写的都是成人科幻，没有写过面向少年儿童的科幻作品。出版社的老师建议我出少儿科幻时，我感到肩头有一些压力，因为给孩子读的科幻，要符合孩子的阅读心理和倾向，而我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创作经验。检点以前的作品，我发现有一些比较适合孩子阅读的，于是挑选出来，重新做了一些修订和调整，作为“少儿科幻”的尝试。相信小读者们能够从中更多地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所处的宇宙。

天使时代

对桑比亚国的攻击即将开始。

执行“第一伦理”行动的航空母舰三个战斗群到达非洲沿海已十多天了，这支舰队以林肯号航母战斗群为核心在海上展开，如同大西洋上一盘威严的棋局。

此时天已经黑了下来，舰队的探照灯集中照亮了林肯号的飞行甲板，那里整齐地站立着上千名陆战队员和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站在队列最前面的是“第一伦理”行动的最高指挥官菲利克斯将军和林肯号的舰长布莱尔将军，前者身材颇长，一派学者风度，后者粗壮强悍，是一名典型的老水兵。

上篇

自人类基因组测序完成以后，人们就知道飞速发展的分子生物学带来的危机迟早会出现，联合国生物安全理事会就是为了预防这种危机而成立的。生物安理会是与已有的安理会具有同等权威的机构，它审查全世界生物学的所有重大研究课题，以确定这项研究是否合法，并进而投票决定是否中止它。

今天将召开生物安理会第119次例会，接受桑比亚国的申请，审查该国提交的一项基因工程的成果。按照惯例，申请国在申请时并不提及成果的内容，只在会议开始后才公布。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许多由小国提交的成果在会议一开始就发现根本达不到审查的等级。各成员国的代表们却不敢轻视这个非洲最贫穷的国度提交的东西，因为这项研究成果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基因软件工程学的创始人伊塔博士做出的。

伊塔博士走了进来。这位年过50的黑人穿着桑比亚的民族服装，那实际上就是一大块厚实的披布，他骨瘦如柴的身躯似乎连这块布的重量都经不起，像一根老树枝似的被压弯了。他深深地躬着腰，眼睛始终看着地面，缓缓向圆桌的各个方向鞠躬。他的动作慢得令人难以忍受，因而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印度代表低声问旁边的美国代表：“您觉得他像谁？”美国代表说：“一个老用人。”印度代表摇摇头，美国代表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伊塔，“你是说……像甘地？哦，是的，真像。”

本届生物安理会轮值国主席站起来宣布会议开始，他请伊塔在身旁就座后说：“伊塔博士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人，虽然近年来深居简出，但科学界并没有忘记他。不过按惯例，我们还是对他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博士是桑比亚人，32年前于麻省理工学院获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而后回到祖国从事软件研究，但在10年后，突然转向分子生物学领域，并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他转向伊塔，“博士，我有个问题，纯粹是出于好奇。您离开软件科学转向分子生物学，除了预见到软件工程学与基因工程的奇妙结合外，是否还有另一层原因：对计算机技术能够给您的祖国带来的利益感到失望。”



“计算机是穷人的‘神’。”伊塔缓缓地说，这是他进来后第一次开口。

“可以理解，虽然当时桑比亚政府在首都这样的大城市极力推行信息化，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用上电。”

当分子生物学对生物大分子的操纵和解析技术达到一定高度时，这门学科就面对着它的终极目标：通过对基因的重新组合改变生物的性状，直到创造新的生物。这时，这门学科将发生深刻变化，将由操纵巨量的分子变为操纵巨量的信息，这对于与数学仍有一定距离的传统分子生物学来说是极其困难的。直接操纵四种碱基来对基因进行编码，使其产生预期的生物体，就如同用0和1直接编程产生Windows XP一样不可想象。伊塔最早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深刻地揭示出了基因工程和软件工程共同的本质，把基础已经相当雄厚的软件工程学应用到分子生物学中。他首先发明了用于基因编程的宏汇编语言，接着创造了面向过程的基因高级编程语言——被称为“生命BASIC”。当面向对象的基因高级编程语言“伊甸园++”出现时，人类真的拥有了一双神之手。

这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创造生命实际上就是编程序，神原来是个程序员。与此同时，程序员也成了神。这些原来混迹于硅谷或什么什么技术园区的人纷纷混进生命科学行业来，他们都是些头发蓬乱、衣冠不整的毛头小子，过着睡两天醒三天的日子，其中许多人连有机物和无机物都分不清，但都是性能良好的“编程机器”。有一天，一家生命科学公司的项目经理把一张光盘递给一个临时召来的这样的“神”，告诉他光盘中存有两个未编译的基因程序模块，让他给这两个模块编一个接口程序。谈好价钱后，“神”拿着光盘回到他那间闷热的小阁楼中，在电脑前开始他那为期一周的创世工作。他干起活来与神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倒很像一个奴隶。一周后，他摇晃着从电脑前站起来，从驱动器中取出另一张拷好的光盘，蹚着淹没小腿的烟蒂和速溶咖啡袋走出去，到那家生命科学公司把光盘交给项目经理。项目经理把光盘放入基因编译器中，在一个球形透明容器的中央，肉眼看不见的分子探针精巧地拨弄着几个植物细胞的染色体。然后，这些细胞被放入一个装有营养液的试管中培养，直至其长成一簇小小的植株。后来，这个植株被放入无土栽培车间，长成树苗后再被种进一个热带种植园，最后长成了一棵香蕉树。当第一串沉重的果实从树上砍下后，人们掰下一个香蕉剥开来，发现里面是一个硕大的橘瓣……

当然，以上只是一个生动的比喻，实际的基因软件开发是庞大的工程，绝非个人的力量所能及。例如，仅编制一个视网膜感光细胞的基因软件，其代码量与一个最新的视窗操作系统相当。所以完全凭借基因编程创造的新生命还只能是病毒级

别，科学家们倾向于从生物的自然基因中分离出各种功能模块和函数，通过引用和组合这些模块和函数来得到具有新的特性的生物。对此，面向对象的基因高级编程语言“伊甸园++”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伊塔博士，在宣布会议议程正式开始之前，我想提醒您：您看上去很虚弱。”会议主席关切地对伊塔说。

一位桑比亚官员起身说：“各位，伊塔博士每天吃得很少。你们一定知道，桑比亚国内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旱灾，博士自愿同他的人民一同挨饿。”

法国代表说：“上个月，作为发展计划署考察团的一员，我到过桑比亚和相邻的其他两个受灾国家，那里的旱情确实可怕。如果大量的救济不能及时到位，下半年会饿死很多人的。”

“不过，伊塔博士，”美国代表说，“作为一位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过分的责任心会影响您的研究，结果反而不能够尽到自己的责任。”

伊塔点点头，并半起身冲他微微鞠躬，“您说得很对，唉，小时候留下来的毛病，很难改了……哦，各位想不想听听我小时候的事情？”

这显然离题了，但出于尊敬，大家都没有出声。伊塔用低缓的声音讲述起来，仿佛在回忆中自语。

“那也是一个大旱之年，大地像一个满是裂缝的火炉子。地上渴死的蛇又被烈日烤干，脚一踏就成了碎末。当时桑比亚正在连年的内战中，我们的村子被遗弃了，什么吃的都没有，雅拉就去吃干草和树叶。哦，雅拉是我的小妹妹，那时刚懂事，大大的眼睛……她去吃干草和树叶……”伊塔的声音平缓而单调，像是早期的语音软件在读一个文本文件，“她吃得浑身浮肿，肠道也堵塞了。那天晚上，她嘴里含了什么东西，碰着牙喀啦啦响。我问她含着什么，她说在吃糖……她以前只吃过一块糖，是一年前一个来村里招募游击队员的顾问给的。我看到一道血从她嘴里流出来，就掰开她的嘴看，雅拉含的不是糖块，是一个箭头，一个涂着响尾蛇的毒液、用来射杀豺狗的箭头。她最后对我说：‘雅拉难受，雅拉不想再活了，雅拉死后哥哥把雅拉吃了吧，然后哥哥就有劲儿走到城里去，听说那里有吃的……’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月亮，从干旱的大地尽头升起来，昏红昏红的。我没吃小妹妹，但那年在

村子里，确实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有些老人立下遗嘱，饿死了以后让孩子们吃.....”



会场陷入长长的沉默。

主席说：“博士，我们现在理解了你在过去十多年用基因软件技术改良农作物的努力。”

“一事无成，一事无成啊！”伊塔摇头叹息，“想当初桑比亚独立之时，我们曾想在祖先的土地上建起天堂，但后来明白，在这样一块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对生活的期望是不能太高的。我们理想的底线在不断后退，我们不要工业化了，我们不要民主了，我们甚至可能连国家和个人的尊严都不要了，但桑比亚人对生活的要求不可能再后退，我们不能不吃饭。这个国家仍然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挨饿，我们必须想出办法。”

伊塔的话在会场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代表们纷纷低声议论起来。

美国代表说：“非洲确实是一块被文明进程抛下的大陆，但，博士，这是一个涉及社会政治、历史、地理条件等诸多复杂因素的问题，不是科学家们仅凭手中的科学就能够解决的。”

伊塔摇摇头说：“不，科学也许真能解决饥饿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要换一个思考方向。”

代表们茫然地对视着，主席首先想到了什么，说：“如果我没理解错，伊塔博士已经开始了我们这次会议的议程了。”

伊塔郑重地说：“是的，主席先生，如果您允许，在介绍我们的研究成果前，我想先让各位认识一个孩子，一个能吃饱饭的桑比亚孩子。”

他挥挥手，一个黑人男孩儿走进会议大厅。他赤裸着上身，肌肉饱满，皮肤光亮，浓密卷发下的一双大眼睛闪闪有神。他用强健而轻快的脚步，把一股旺盛的生命力带进了会议大厅。

“哇，好一个小奥赛罗！”有人赞叹道。

伊塔介绍说：“这是卡多，12岁，一个土生土长的桑比亚孩子。当然，在平均寿命只有40多岁的桑比亚，他这样的年纪通常已经不算是孩子了。但卡多确实是孩

子，而且是个小孩子，因为他的寿命肯定要超过我们在座的各位。”

“这不奇怪，看得出来这孩子的营养状况很好。”代表中的一位医学家说。

伊塔扶着卡多的双肩环视着会场说：“他肯定与各位印象中的桑比亚儿童有很大差别。那些饥饿中的孩子都是细细的脖颈撑着大大的脑袋，四肢像干树枝般枯瘦，肚子因积水而鼓起，脸上落着苍蝇，身上生着疮……所以大家都看到了，只要吃饱了饭，任何民族的孩子都能变得像天神般高贵。”

卡多向大家点头致意，大声说了一句谁都听不懂的话。

“他在向各位问好，”伊塔说，“卡多只会讲桑比亚语。”

“您刚才说，这孩子是在桑比亚土生土长的？”主席问。

“是的，而且是在桑比亚最贫瘠的地区长大的，从未离开过那里。在这场旱灾中，他的家乡饿死了不少人。”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健壮的黑孩子，一时间谁也说不出话来。

伊塔第一次露出了淡淡的微笑，“大家的下一个问题自然是：他在那里吃什么？那么下面，我就请大家看卡多吃一顿午餐。”

他说完又向门的方向挥了一下手，有三个人走进会议大厅，其中两位是桑比亚官员。第三个人令大家吃惊，他竟是一名纽约警察，腰上累赘地别着手枪、警棍、对讲机等等。他手里提着一个大塑料袋，进门后犹豫地站住了。

“是我们请这位警官进入会场的。”伊塔对主席说，主席示意让那名警察走上前来。

警察走到圆桌旁，两位代表给他让开了位置，他把大塑料袋中的东西都倾倒在桌面上。首先倒出的是一大捆青草，然后是一堆梧桐树叶，最后是一堆深绿色的松针。警察指指这堆青草和树叶，又指指同他一起进来的那两名桑比亚官员说：“这两位先生在庭院里的草坪上拔草，还从树上扯树叶，我去制止他们，他们就把我带到了这里来了。”

伊塔起身向警察鞠躬，“尊敬的警官先生，我对我们的粗鲁行为表示歉意，并愿意缴纳相应的罚款。我们只是想请您来做个证明，证明这些青草和树叶是真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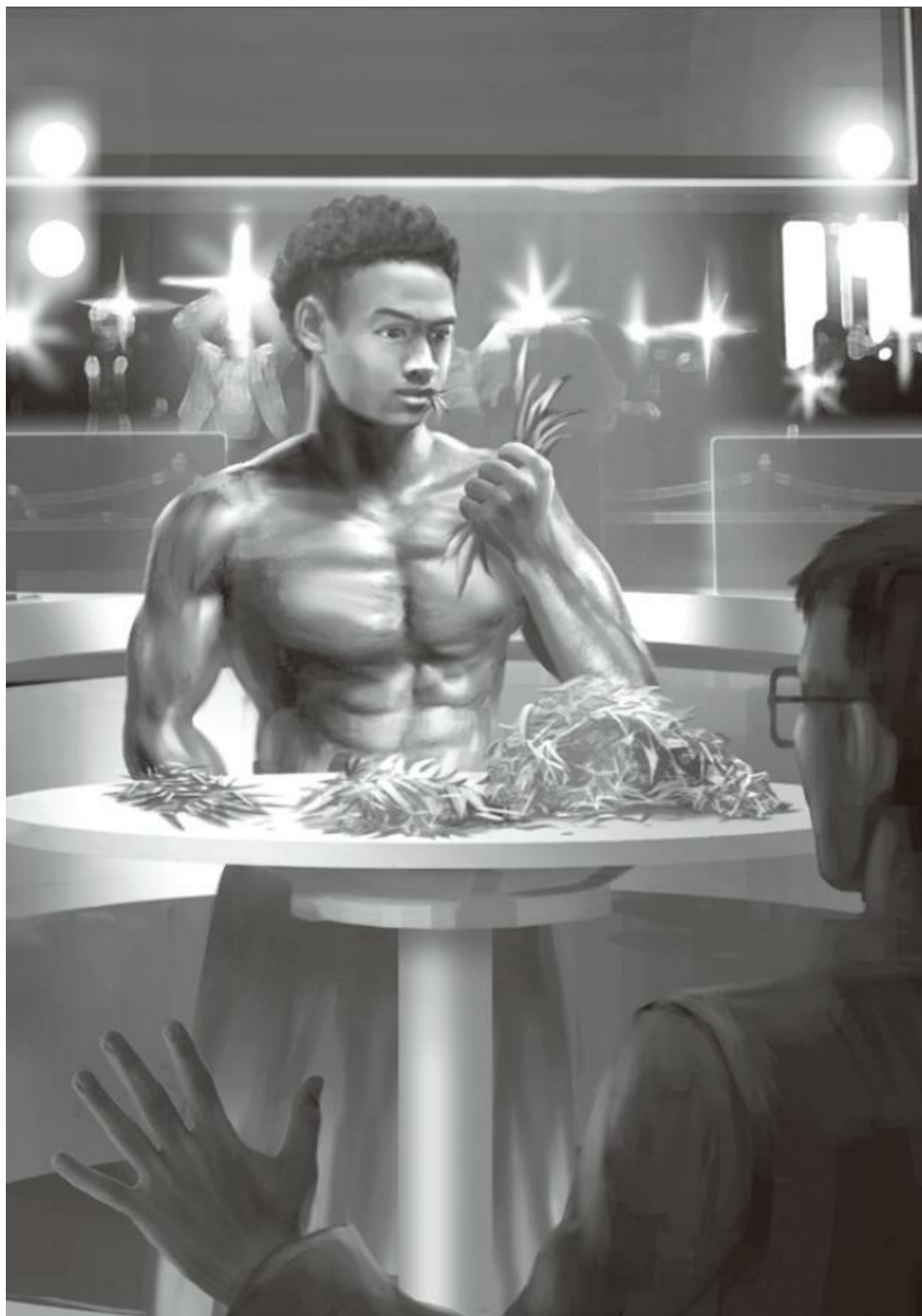
警察瞪大双眼说：“当然是真实的！是我把它们收集到袋子里一直提到这里的。”

伊塔点点头，“好吧，卡多该用他的午餐了。”

这个桑比亚孩子抓起一大把青草，卷成粗绳状的一根，像吃香肠那样咬下一大截，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草茎被嚼碎时发出的吱吱声清晰可闻……他吃得很快，转眼把那粗粗的一把草吃光了，又开始大口吃树叶……

旁观者们的反应分为两类，一部分人极力忍住呕吐的欲望，另一部分人则抑制不住开始咽口水，这是在看到别人享用他感觉中的美味时的一种自然的条件反射，不管那美味是什么。

卡多又卷了一把草吃，然后开始吃松针。他咀嚼的声音立刻发生了变化，一道墨绿色的汁液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他含着满嘴的松针和青草，高兴地对伊塔说了句什么。



“卡多说这里的草和树叶比桑比亚的味道好。”伊塔解释说，“由于盲目地引进高污染的工业，桑比亚已经成了西方的垃圾倾倒地，那里的环境污染比这里要严

重得多。”

在众目睽睽之下，卡多吃光了桌子上所有的青草、梧桐叶和松针。他满意地抹去嘴角的绿色汁液，笑着对伊塔点点头，显然是在感谢这顿美味的午餐。

引用后来一位记者的描述，会议大厅陷入了“地狱般的寂静”。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这寂静才被主席颤抖的声音打破。

“这么说，伊塔博士，这就是您代表桑比亚国提交生物安理会审查的研究成果了？”

伊塔镇静地点点头，“是的，这就是我刚才说过的换一个思考方向：我们既然可以用基因工程来改造农作物，为什么不能用它来改造人自身呢？比如说这个桑比亚孩子，他的消化系统经过了重新编程，使他的食物范围大大扩展。对于这样的新人类，完全可以改种一些速生或抗旱的植物作食物，那些以前让我们头疼的疯长的野草对他们来说就是山珍海味。即使是种植传统作物，他们从土地中收获的粮食也要比我们多十倍，比如对于小麦来说，麦秸秆甚至根系他们都能食用。粮食对于他们，将真的如空气和阳光一样随手可得了。”

各国代表都如石雕般站在大圆桌旁，把阴沉的目光聚焦到伊塔身上。伊塔坦然地承受着这些目光，平静地说：

“尊敬的各位先生，我向联合国转达鲁维加总统的话：桑比亚已准备好为此承受一切。”

主席首先从呆立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撑着桌沿小心地坐下，好像他已虚弱得站立不稳似的。他两眼平视前方说：“您刚才好像说过，这孩子12岁？”

伊塔点点头。

“这么说，你们在12年前就对人类基因重新编程了？”

“确切地说应该是15年前。第一批编程是使用宏汇编语言进行的，半年后，编程工具改用面向过程的高级编程语言‘生命BASIC’。至于卡多，是用面向对象的‘伊甸园++’编程，这是三年以后的事了。我们从食草动物身上提取了大量消化

系统的函数和子模块，去掉了反刍部分，经过优选和组合后植入人类受精卵的基因编码中。但其中有许多程序，比如胃液的成分、胃壁的强度和肠道蠕动方式等，没有借用任何自然代码，纯粹是我们自行编制开发的。”

“伊塔博士，我们最后想知道，在桑比亚，经过重新编程的人类有多少？”

“卡多这一批比较少，只有不到100人，因为我们对面向对象的编程方式还没有十分把握。重新编程的桑比亚人主要是15年前那两批，使用宏汇编语言和‘生命BASIC’编程的受精卵共有21 043个，其中20 816个成活并正常分娩。”

哗啦一声，上届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法国生物学家弗朗西丝女士晕倒了，她旁边的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生理学家、本届生物安理会轮值副主席施道芬格博士脸色发紫，呼吸急促，正闭着眼从胸前的衣袋中摸索硝酸甘油片。只有美国代表很镇静，他指着伊塔，转身对那个仍然目瞪口呆的警察说：

“逮捕他。”

他说得很平静，像是朝人借个火儿。看到那个警察茫然不知所措，他平静的薄纱立刻被摧毁了，如火山爆发般咆哮起来：“听到了吗？！逮捕他！！别管什么豁免权，那是对人的，不是对魔鬼！！”

主席站起身，试图使美国代表平静下来，然后转向伊塔，眼里含着悲愤的泪水说：“博士，您和您的国家可以违反联合国生物安全条约的最高禁令，对人类基因进行重新编程，但你们不该如此猖狂，竟到这个神圣的地方来向全人类的脸上泼粪！你们违反了第一伦理，你们抽掉了人类文明的基石！”

“人类文明的基石是有饭吃，桑比亚人只是想吃饱饭。”伊塔向主席鞠了一躬，以他特有的缓慢语调说。

“好了，我们还是散会吧。”美国代表对主席一挥手说，这时他真的平静下来了，“其实大家早就预料到这事迟早会发生，早些比晚些好。我想各位都知道我们该去做什么了，至少美国知道，我们要赶快去做了！”说完他匆匆而去。

会议大厅中人们相继散去，最后只剩下伊塔和卡多，还有那个警察。伊塔搂着卡多的双肩向门口走去，警察阴沉地盯着孩子的背影，一手摸着屁股上的短管左

轮，低声说：“真该崩了这个小怪物。”

消息传出，举世震惊。

第二天，世界各大媒体上都出现了伊塔和卡多的图像和照片。伊塔用枯枝般的双臂把卡多紧紧搂在他那枯枝般的身躯上，眼睛总是看着地面，而那个黑孩子则强壮彪悍，两眼放光，与伊塔形成鲜明对比。两人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黑色构图，真是活脱脱的一对魔鬼。

在桑比亚代表团逗留美国的其后两天里，世界各国要求就地逮捕他们的呼声日益高涨，联合国大厦前每天都有人山人海的抗议游行队伍。社会上对桑比亚代表团，特别是伊塔和卡多两人的人身威胁层出不穷。但美国政府表现得十分克制，只宣布将代表团驱逐出境。



这两天，伊塔不分昼夜地紧紧搂着小卡多。在公共场合他的眼睛总是看着地面，但正如记者的描述，他有着“魔鬼的灵敏”，周围一有风吹草动，他就立刻把

孩子护到身后，并抬头凝视着异样出现的方向。他的眼窝很深，整个眼睛都隐没于黑暗中，活脱脱的魔鬼！

桑比亚政府提出用专机接代表团回国，但美国政府不准桑比亚的飞机入境，别国又不肯租飞机给他们，代表团只好乘欧洲的一架客机。为了安全，桑比亚政府买下了一等舱的全部机票。当桑比亚代表团登上飞机，伊塔搂着卡多首先走进空荡荡的一等舱时，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紧搂着卡多的手放松了些。在他们登机时，空中小姐们表现出了遇到魔鬼时理所当然的反应：满脸恐惧地避得远远的，只有一位欧洲空姐勇敢地领着他们进入一等舱。这位金发碧眼的姑娘美丽动人，脸上露着真诚的微笑，温暖了桑比亚人那已凉透了的心。在走出机舱前，她双手合十，用不知从哪里学来的东方礼仪向孩子默默地祝福，一时让旁边的桑比亚人的眼睛都湿润了。

然后，她掏出手枪，紧贴孩子的头部开了两枪。

与后来传说的不同，黛丽丝绝对不是美国政府或其他什么国家派来的杀手，她的谋杀完全是个人行为。事实上，在桑比亚代表团留美期间，美国政府对他们是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的，文明世界要对付的是整个桑比亚国，在这之前不想横生枝节，但这最后一击实在是防不胜防。班机上的空姐们都配有反劫机手枪，发射不会破坏机舱的橡木弹头，一般来说被击中后不会致命，但黛丽丝是贴着孩子的两眼开枪的。

“我没有杀人，哈哈，我没有杀人！哈哈！” 黛丽丝在开枪后挥着沾满鲜血的双手歇斯底里地欢呼着。

伊塔抱着卡多的尸体，眼睛仍看着地面，一直等到黛丽丝安静下来。她把血淋淋的手指咬在嘴里，用疯狂的目光盯着伊塔，一时间机舱里死一般寂静，只有从孩子头部流出鲜血的汨汨声。

“姑娘，他是人，他是我的孙子，一个能吃饱饭的孩子。”

黛丽丝在法庭上被判无罪，很快被媒体炒为捍卫人类尊严的英雄。

桑比亚代表团回国后的第二天，联合国向桑比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交出境内的所有生物学家和相应的技术人员，交出所有经过重新编程的个体，销毁所有基因

工程设施，国家元首到特别法庭同其他主犯和从犯一起接受审判。

现在，全世界都小心地把那些基因被重新编程的桑比亚人称为“个体”。

桑比亚国拒绝了最后通牒，于是，为了维护人类神圣的第一伦理，文明世界向桑比亚国开战了。

下篇

“您能不能停一会儿，我看着很累，您这么来回走了有一个多小时了。” 布莱尔舰长说。

菲利克斯将军仍然来回以军人标准的步伐踱着，“在西点，这是教官惩罚学生的办法之一：让他在操场的一角来回走几个小时。久而久之，我喜欢上了这种惩罚，只有在这时我才能很好地思考。”

“这么说，您在西点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我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却很讨人喜欢，那里也有这种惩罚，我一次也没受过，倒是在高年级时，我常用它来治那些刚进校的毛毛头。”

“世界任何一所军校都不喜欢爱思考的人，安纳波利斯不喜欢，西点不喜欢，圣西尔和伏龙芝都不喜欢。”

“是的，思考，特别是像您那样思考，对我是件很累的事。不过，我不认为这场战争有很多可思考的东西。”

对桑比亚的“外科手术”已持续了20多天，每天都有上千架次的飞机狂轰滥炸，从舰载机上的激光智能炸弹攻击到从阿森松岛飞来的大型轰炸机的地毯式轰炸，还有巡洋舰和驱逐舰上大口径舰炮日夜不停地轰击，这个非洲穷国实在剩不下什么了。他们那只有二十几架老式米格机的空军和只有几艘俄制巡逻艇的海军，在20天前就被首批发射的巡航导弹在半小时内毁灭，而桑比亚陆军的200多辆老式坦克和装甲车也在随后的两三天内被来自空中的打击消灭干净。随后，攻击转向了桑比亚境内所有的车辆、道路和桥梁，而摧毁这些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现在，桑比亚国已被打回到石器时代。

参加攻击的三个航母战斗群已撤走了两个，只留下林肯号战斗群完成“第一伦理”行动最后的使命。除林肯号舰母外，战斗群还包括一艘贝尔纳普级巡洋舰、两艘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一艘孔兹级驱逐舰、两艘诺克斯级护卫舰、两艘佩里级护卫舰、一艘威奇塔级补给舰，还有三艘看不见的鱼级攻击潜艇。

菲利克斯突然从踱步中站住，看着布莱尔。舰长很不舒服地想：这人确实像个学者，而且是神经衰弱的那种。

“我还是认为舰队离海岸太近了。”菲利克斯说。

“这样我们可以向桑比亚人更有力地显示自己的存在。我不明白您担心什么。”舰长挥着雪茄说。

舰队，特别是林肯号，确实能显示其存在。它是尼米兹级航母的第五艘，于1989年服役，排水量近10万吨，全长300多米，有20层楼高，是一座带来死亡的海上钢铁城市。

菲利克斯又接着踱起步来，“舰长，您清楚我的观点，我对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在海上的生存能力一直存有疑虑。在我的感觉中，舰母总像是一只漂浮在海上的薄壳大鸡蛋，脆弱得很。”

“您也知道，在参联会和军备听证会上，我是一贯支持您的看法的。但现在，桑比亚军队拥有射程最远的武器可能就是55毫米的迫击炮了，如果有，它也只能藏在地窖里，拉出来10分钟内就会被摧毁……事实上，我也觉得这是一场无聊的战争，军队在精神上正在衰落，主要原因是缺少自己的英雄偶像。20世纪后期的几场战争，如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都没有造就出像巴顿、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这样的人，因为敌手太弱了，这次也一样。”

这时，一名参谋递给菲利克斯一份电报，他看后喜上眉梢，这几乎是攻击开始后他第一次真正露出笑容。

“看来这一切都快结束了，桑比亚政府已接受了所有条件。他们将很快交出桑比亚境内的所有生物学家和基因工程师，以及所有基因被重新编程的个体，在这一切都完成后，元首本人将投案自首。”菲利克斯把电报递给布莱尔。

布莱尔看都没看就把电报扔到海图桌上，“我说过这是一场乏味的战争。”

两位将军透过他们所在的航母塔岛舰长室宽大的玻璃窗看到，一架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从海岸方向飞来，降落到林肯号的甲板上，伊塔一行几人从直升机上走下来，并在周围陆战队员的枪口下低头向塔岛走来。伊塔走在最前面，他仍穿着那身民族服装，像一根披着一块大布的老树枝。

过了一会儿，这一行人走进塔岛，进入舰长室。除了伊塔仍两眼朝下外，其他人都不得四下打量起来。如果只看四周，这里仿佛就是一间欧洲庄园的豪华客厅，有着猩红色的地毯，华丽的镶木四壁上刻着浮雕，挂着反映舰长趣味的大幅现代派油画。但抬头一看，就会发现天花板是由错综复杂的管道组成的，这同周围形成了奇特的对比。高大的落地窗外，舰载飞机在不间断地呼啸着起降。

伊塔没有抬头，他向菲利克斯所在的方向微微弯了一下腰，用虚弱的声音缓缓地说：“尊敬的将军，我带来了桑比亚国真诚的敬意。您率领的舰队那天神般的力量令我们胆寒，我们屈服认罪。”

菲利克斯说：“博士，我希望您真的明白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我们明白，在文明世界的神面前我们跪下，我们认罪。但将军，人要是饿得厉害，就顾不得什么伦理不伦理了。”伊塔深深地鞠躬说。

周围一群年轻的参谋都用鄙夷的目光看着面前这根老干柴。“博士？”一直没说话的布莱尔喊了一声。伊塔微微抬头，被舰长呸地一声在脸上吐了一口口水。伊塔石雕般一动不动地立着，任白色的唾液顺着他那深纹密布的脸流到纷乱的胡子上。

菲利克斯惋惜地摇摇头，“您本来可以不挨饿的，留在文明世界，您有可能再获一次诺贝尔奖，却去为了个连人类最起码的伦理都不顾的极权政府工作。”

“我为桑比亚人民工作。”伊塔又鞠一躬。

“你给桑比亚人民带来了灾难。”菲利克斯说。

“不管这灾难是谁带来的，将军，鲁维加总统都殷切希望它快些结束。为表达

这个和平的心愿，总统还给将军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伊塔说完，从后面的一个人手中拿过了一个鸟笼大小的木笼子。伊塔把笼子放到地毯上，轻轻打开笼门，一只雪白的小动物跑了出来，舰长室中的所有军人发出了一阵惊叹声。那是一匹小马！它只有小猫大小，但在地毯上奔跑起来矫健灵活，雪白的鬃毛在飘荡，明亮有神的眼睛惊奇地看着这个世界，然后发出了一声清脆悠扬的嘶鸣。更神奇的是，小马居然长着一对雪白的翅膀！他们仿佛看到了从童话中跑出来的精灵！



“啊，太美了！我想这是您的基因软件的杰作吧？” 菲利克斯惊喜地问。

伊塔又微微躬了一下身回答：“这是马和鸽子的基因组合体。”

“它能飞吗？”

“不能，它的翅膀没那么大力量。”

菲利克斯说：“博士，我代表贝纳感谢您。哦，贝纳是我的12岁的小孙女，她为这礼物一定会高兴得发狂的！”

“祝她幸福美丽，也祝未来的桑比亚孩子有她十分之一的幸运，十分之一就足够了，将军。”

其后三天，大批运输直升机频繁往返于桑比亚的内陆和沿海之间，从内地运来大批桑比亚政府交出的经过基因重新编程的“个体”，他们都是15岁的黑人，绝大部分是男性。这些人被装上等候在沿海的运输船和登陆艇，每艘船装满后立刻向远海驶去。

由于收到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份紧急情报，菲利克斯决定再次召见伊塔。伊塔走进舰长室后，立刻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在不远的海面上，几架体形庞大的支奴干运输直升机正悬停在一艘运输船上方，黝黑的“个体”不停地从机舱中爬出，顺着软梯下到戒备森严的甲板上，然后在持枪士兵的推搡下进入舱里。

菲利克斯来到伊塔身边，同他一起看着海上的情景。“这是最后几船了，三天运走了两万个‘个体’。”

“他们要被送到哪里？”伊塔问。

“博士，这不是你我需要关心的事情。”菲利克斯冷冷地说。

“我们所在的这艘大船叫林肯号是吗？”伊塔突然问，菲利克斯茫然地点点头。“怎么会叫这个名字呢？在上上个世纪，非洲的黑奴就是这么被运走的，他们的基因并没有经过重新编程。”

菲利克斯笑着摇摇头，“这是两回事，博士。我可以许诺，当这些‘个体’还在我的管辖范围内时尽可以得到人道的待遇，就是野生动物也应该受到保护的，但仅此而已。他们以后的命运与我无关，与您也没有关系了。”

看到伊塔沉默无语，菲利克斯接着说：“那么，我们谈正事吧。博士，我知道那些‘个体’比正常人要健康得多，但他们有时也会得一些正常人不会得的病。比如前不久，在‘个体’中流行一种皮肤病，虽不会致命，但患者十分痛苦。为了制止这种病的传染，你们研制了一种接种疫苗，委托欧洲的一家制药公司生产。据我所知，已交货的疫苗总量够四万个‘个体’用的。”

菲利克斯注意到伊塔掩着披布的一只手难以觉察地抖动了一下，但他说话的声调仍是那么沉缓：“只有两万余名‘个体’，将军。”

菲利克斯点点头，“我愿意相信，博士，只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能把那剩下的两万份疫苗让我们看一下吗？只是看一下，我们不带走，它们对正常人没用。”

伊塔不说话。

“您是想说，它们在轰炸中毁了吗？”

伊塔缓缓地摇摇头，“不，那些疫苗都用完了。将军，我清楚您已经什么都知道了。”

“是的，博士，您撒了谎。15年前重新编程的受精卵不是两万个而是四万个，现在桑比亚境内还有两万个‘个体’！立刻把他们交出来。”

伊塔把枯瘦的身体转向菲利克斯，眼睛仍然看着下方，这使人觉得他像一个盲人。他说：“将军，在我的感觉中，您是一个明白人。”

菲利克斯双眉一挑，问：“哦，在哪些方面？”

“很多方面，比如，您真是以一个骑士的激情来领导这场战争吗？”

菲利克斯摇摇头，“不，我是以很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使命的。对于国际社会在这件事情上的大惊小怪，我觉得多少是一种矫情。”

伊塔无动于衷，倒是旁边的布莱尔把目光从伊塔移到菲利克斯身上，吃惊地盯着他，“将军……”

“随着21世纪头20年基因工程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宗教情绪也与日俱

增。表面看来这是对生命伦理的崇敬和维护，其实是人类在使其茫然的技术社会中试图找到一种精神依托的表现。”

布莱尔大叫起来：“怎么能这样说，将军？您应该知道，对人类基因的重新编程等于把人类置于与他自己可以随意制造的机器一样的地位，这将摧毁现代文明的整个法制和伦理体系的基础！”

“您对电视上的话背得很熟，” 菲利克斯不以为然地笑笑说，“但您所说的信仰和伦理体系是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而别文化并不一定认同这种体系。在伊塔博士的非洲文化中，创世主的概念是很模糊的。比如马萨伊曾说：‘当神着手准备开创世界时，他发现那里有了一支多洛勃（狩猎的部落）、一头象和一条蛇。’就是说，人类和其他生命是先存在的，是一种自发的创造物。所以在他们的文化中，对人为干预生命的进化，并没有西方文化这么多的忌讳。就以西方文化本身来说，它的法制和伦理也不会因为对人类基因的重新编程而崩溃。事实上，为了更小的理由，我们早就在违反第一伦理，比如21世纪出现的克隆人，20世纪的试管婴儿，更早一些的时候，我们那些高贵的女士们为了少一些麻烦和责任，并没有太多的犹豫就去流产和堕胎了。在这些事面前，我们的法制和伦理体系好像也很现实地适应了，并没有丝毫崩溃的迹象。至于西方世界对在非洲发生的这件事这么大惊小怪，不过是因为我们不需要以野草和树叶充饥罢了。”

布莱尔目瞪口呆了好一阵，迷惑地摇摇头。

菲利克斯对伊塔笑笑说：“别在意，博士，布莱尔舰长显然平时很少思考这类问题。”

“我的任务不是思考。” 舰长气鼓鼓地说。

“菲利克斯将军是个明白人。” 伊塔真诚地说。

“我已经足够坦率，那么请问博士，您是如何一眼把我看透的呢？”

“不是一眼。我们十多年前见过面，那是在麻省理工的一次鸡尾酒会上，您当时还是一名准将，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新兵训练营负责新兵训练工作。您说在现在的美国青年中，可以招到像科学家的士兵，像工程师的士兵，像艺术家的士兵，像士兵的士兵却越来越难找了。接着您就说，基因工程有可能为美国创造出合格的士

兵。这是军方人士第一次在这样的生物学家聚会上说这种话，因此我记住了您。”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 布莱尔赞许地点点头。

“所以，舰长，只要有需要，伦理终究是第二位的。” 菲利克斯对布莱尔说，极力掩盖着自己的轻蔑。

“那么，将军，您一定理解我的恳求，求你们放过那两万个桑比亚人吧。” 伊塔对“第一伦理”行动的指挥官连连鞠躬，看上去真像一个老乞丐。

菲利克斯坚定地摇摇头，“博士，我是军人，在执行使命，这与我对基因工程的看法没有关系。再说一遍：把那两万个‘个体’交出来，即使您认为他们是桑比亚的未来。”

“将军，他们是全人类的未来。”

“这没有意义，我们不但确切地知道那两万个‘个体’的存在，甚至能猜到他们的隐藏之处。如果你们拒绝交出，我们只能轰炸那些丛林。” 菲利克斯把手向下一劈说。

“知道怎样轰炸吗？” 布莱尔把脸凑近伊塔说，“不是用林肯号上的飞机，它们太小了，是从阿森松基地飞来的巨型轰炸机，它们装满了燃烧弹，在那些丛林地带沿X形的对角线投弹，这样不管风向如何，都能形成一片完美的火场，其中火焰的温度可以烧化钢梁，连细菌都活不下去。”

菲利克斯接着说：“怎么样，博士？即使为了那些‘个体’着想，也应该把他们交出来。”

伊塔用当地的土语哀叹了一句什么，整个身体像失去支撑似的摇摇欲坠。“给我电话，我向政府转达你们的意思。”

“很好，还要说明，不能用上次的移交方式，从内陆用直升机运送两万个“个体”太困难，在降落点和途中还会不时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我们要求你们把那两万个“个体”运到海岸来，就在这片沿海平地上，在舰队的火力控制范围内。以上的事完全由你们来做，然后用登陆艇一次性接收。”

“我转达。” 伊塔无力地点点头。

当伊塔随着押解的陆战队员走到舰长室门口时，他突然转过身来，美国人惊奇地发现，他的腰不驼了，现在站得笔直，这才可以看到他原来是那么高大的一个人。他那双隐没于眼窝黑影中的眼睛，自那仿佛深不见底的黑潭中射出两道冷光，令在场所有人打了个寒战。

“离开非洲。” 伊塔说。

“您说什么？” 布莱尔问。

伊塔没有理会，转身迈着大步走出去，那步伐之强健有力也与以前判若两人。

“他说什么？” 布莱尔又转身问其他人。

“他让我们离开非洲。” 菲利克斯沉思着，双眼盯着伊塔离去的方向。

“他……哈……他真幽默！” 布莱尔大笑起来。

入夜，在舰长室里，菲利克斯入神地看着桑比亚人送他的那匹小马，它正站在宽大的海图桌上，津津有味地吃着勤务兵刚送来的卷心菜。然后，他起身来到外面的舰桥上，凝视着远方非洲的海岸，一股热风吹到他的脸上，风中夹着烟味，远方的陆地笼罩在一片红光之中，那是桑比亚的城市在燃烧。火光映红了半边夜空，并在海水中反射，构成了一个虚假的黎明。



“将军，看得出您很忧虑。”布莱尔也悄声来到舰桥上，在菲利克斯身后说。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被逼到墙角的民族。” 菲利克斯看着燃烧的大陆说。

“那又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鸡蛋就是鸡蛋，石头就是石头，我相信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但愿如此吧。40多年前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几名陆战队员一起守在西贡大使馆的楼顶，直升机正在运走最后一批人。美国在越南的势力范围，只剩大使馆楼顶这几十平方米了。一颗炮弹飞来，一名陆战队员被齐肩炸成两半，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是最后一个死于越南的美国军人……那一时刻铭心刻骨。从此我明白了战争是一个很深的东西，谁都难以真正看透它。”

当菲利克斯被一名中校参谋叫醒时，天刚蒙蒙亮，参谋告诉他，指定的海岸地段已经集结了两万多桑比亚人，好像就是桑比亚政府交出的那两万个“个体”。

“不可能这么快的！” 菲利克斯盯着参谋喊道，“他们靠什么集结？桑比亚大部分的公路和铁路都难以通行，就是有畅通的道路和足够的车辆也不可能这么快集结两万人！”

菲利克斯起身抓起一个望远镜，冲到舰桥上，清晨的海风让他打了一个寒战。舰桥上已站满了举着望远镜观察海岸的海军军官，布莱尔也在其中。

向岸上望去，望远镜中出现的是从海岸伸延出去的广阔的平原，燃烧的城市升起的烟雾如同平原后面一张巨大的黑灰色幕布。菲利克斯看到平原的地平线上有几个黑点，这些黑点渐渐变成了一条条黑线，很快，这些黑线连接起来，给地平线镶上了一道黑边。菲利克斯立刻看出了这不是“等待接收的个体”，而是一支准备发起攻击的陆军部队，他们队形整齐地推进着。菲利克斯放下望远镜，用肉眼也能看到桑比亚军队像黑色的地毯一样渐渐覆盖了平原。他再次举起望远镜，看到阵线在加快速度，很快整个方阵都飞奔起来，黑人士兵们高举着冲锋枪怒吼着，像潮水一样扑向大海。

“桑比亚人要投海自杀？！” 舰队中所有目睹这一壮观景象的人都迷惑不解。在林肯号上，菲利克斯首先发现了什么，脸一下变得煞白，他扔下望远镜，声嘶力竭地大叫起来：



“战斗警报！舰炮射击！所有攻击机起飞！快！！”

战斗警报尖厉地响起。已冲到海边的桑比亚步兵阵线中突然出现了一大片白色的东西，那一片白色急剧抖动着，激起了高高的尘埃，舰队的人们一时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有的桑比亚士兵都长着一对白色的翅膀，这是两万多名会飞的人！

在一片尘埃之上，飞人群升到空中，飞行的阵线黑压压一片，遮住了初升的太阳。这支空中军队越海向舰队扑来。

这时，舰队的宙斯盾系统已对来袭的飞人群做出了反应。首批舰空导弹从林肯号周围的巡洋舰射向飞人，约50条白色的烟迹扎入了飞人群。首批导弹都击中了目标，清脆的爆炸声从空中传来，飞人群中在一阵闪光后出现了一团团黑烟，被击中的飞人血肉横飞，翅膀上的白色羽毛如一片片细微的雪花在天空飘散。航母上观战的人们发出一阵欢呼声，但凭理智仔细观察攻击效果的菲利克斯和布莱尔心凉了半截，一道简单但严酷的算术题摆在他们面前。

从现在的情况看，每枚舰空导弹在击中目标时，弹头爆炸的杀伤力可击落周围两到三个飞人。舰队的舰空导弹的弹头是为击毁空中战机这样的点状目标而设计的，爆炸时只产生很少的高速弹片，因而面积杀伤力不大。而飞人群受到导弹攻击后正以很快的速度散开，所以，一枚舰空导弹很快只能击落一个飞人了。具有较强面积杀伤能力的舰舰导弹和巡航导弹对这样方向和距离的目标毫无用处。

这里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舰队的舰空导弹中只有不到一半采用传统的红外、雷达和激光制导方式，这大多是20世纪就已装备的“海标枪”“海麻雀”和“标准”型舰空导弹。近年来，被这支强大舰队真正引以为傲的是采用像素制导的舰空导弹。像素制导是20世纪的导弹设计师们追求已久的梦想，在这种制导方式下，导弹感受到的目标不再是传统制导方式下的点状，而是一个三维图像，通过高超的模式匹配技术对目标进行识别，正如给导弹装上了一双智慧的眼睛，这就使得导弹可以打击目标最致命的部位。传统导弹战斗部较像素制导战斗部的数量大为减小。但现在在这双智慧之眼中，那些飞人怎么看也不像是需要打击的空中目标，更像是大些的飞鸟，所以这些聪明的导弹都做出了理智的选择：绕开他们。人工智能再一次变成了人工愚蠢，更换每个导弹的模式数据库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

整个舰队携带的舰空导弹约为3 000枚，这比正常情况已超载一倍了。这样数量

的导弹在宙斯盾系统的引导下，足以对付一个大国的全部空军力量对舰队发动的攻击，进行这种攻击的敌机可能有2 000架左右。而现在，舰队面对着十倍数量的飞人，每个飞人对舰队的攻击能力当然无法同战机相比，但要击落他，也要耗费一枚导弹。用航母上的战斗机对付飞人，道理也一样，况且战斗机可能来不及起飞。于是，两位将军，他们统率着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舰队，现在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

对于飞人，舰母战斗群的主要武器不再具有优势，质量代替不了数量。

林肯号的周围，舰空导弹一批接着一批地发射，导弹的尾迹在空中组成一团巨大的乱麻。舰队没有人欢呼了，现在即使普通水兵也解开了那道算术题，以往他们最引以为豪的东西现在靠不住了。

当舰空导弹全部用光后，只有不到2 000个飞人被击中，而现在，从海岸方向向舰队冲来的飞人阵线的前锋，已掠过了战斗群外围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向林肯号航母直扑过来。

现在，舰队只能依靠舰炮和机枪火力了，几乎所有的舰炮都全力射击。打击飞人最为有效的武器是密集阵火炮系统，它原是由于击落1 500米范围内突破舰队防御系统的漏网反舰导弹的，由六管20毫米火炮组成，具有每分钟3 000发的高射速。密集阵火炮的每一次扫射，都在空中画出一条死亡的曲线，都有一排飞人被它那密集的弹流击落。但密集阵火炮无法长时间连续射击，它的高射速和快初速使炮管很快发热老化，必须频繁地更换，加上数量有限，它们最终也无法对来袭的大批飞人形成有力的阻击。其他的大口径舰炮射速太慢，同时，飞人的飞行轨迹是一条不断波动的正弦线，用普通舰炮对他们射击就像用步枪打蝴蝶一样，命中率很低。所以现在唯一能依靠的武器就是机枪了。

这时，菲利克斯的脑海中浮现出古代中国关于冷兵器战争的一句话——“临敌不过三发”，意思是说在敌人的骑兵冲到阵地前这段时间里，弓箭手只能射出三支箭，这绝妙地反映了目前林肯号的处境。

现在，飞人开始对林肯号冲击了，他们从各个高度接近航母。最高的飞人飞到上千米，最低的紧贴海面掠过，近两万名飞人使林肯号笼罩在一团死亡的阴云中。航母上的人听到从各个方向传来的飞人的呼喊声，这些声音使他们头皮发麻。抬头

看着那密密麻麻的遮住阳光的飞人群在头顶盘旋，他们仿佛身处噩梦之中，同时也意识到一个严酷的现实：在高技术的温床中沉浸了几十年后，他们终于获得了一个成为真正战士的机会——要同敌人肉搏了。

意识到这点，菲利克斯反而冷静了许多，他拿起扩音器，沉着地发出命令：“立刻向舰上人员分发所有轻武器，重点防守塔岛、升降机口、弹药库、航空油库和核反应堆。这是最高指挥官在说话，全舰人员，准备接敌近战！”

布莱尔茫然地看着菲利克斯，好半天才理解了他话里的含义。他默默地走到海图桌前，从一个抽屉里拿出自己的手枪，看着枪，无言地沉思着。突然，他听到了一声悠扬的嘶鸣声，那是匹小飞马发出的。舰长抬枪对着小飞马射出三发子弹，那个美丽的小精灵倒在血泊中。

又一个令人措手不及的尴尬场面出现了：在早期航母中，轻武器是由各战位分散保管的，但由于自二战以来舰上人员从未有使用轻武器的机会，所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现代舰母上的轻武器都在一个专用仓库中集中保管。林肯号上有近6 000人，除了岗位性质不能离开的人外，有近4 000人涌向位于航母中层的军火库领枪，一时把狭窄的通道堵塞了。军火库门口更是乱作一团，负责分发武器的军官只能把步枪向人群中扔，领到枪的人也挤不出去，只能把枪向后传，看上去很像近代某个城市暴动的场面。这时，林肯号广阔的飞行甲板只能由舰上数量不多的海军陆战队守卫了。

第一个飞人在林肯号的飞行甲板上着陆了，他那雪白的双翅轻盈地抖动，双脚接触甲板时没发出一点儿声音。这时谁也不会认为他是魔鬼，这是希腊神话中才有的人物，是神灵的化身，他来自远古的梦幻里，如同一个美丽的幻影降落到人类这粗陋的钢铁世界中。甲板上的陆战队员被他那惊人的美震慑了，很多人呆呆地看着，忘了开枪。但这个飞人还是很快被来自各个方向的弹雨击倒了，他倒在甲板上，双翅上雪白的羽毛被自己的鲜血染红了。紧接着又有三个飞人着舰，其中一名幸存下来，躲到飞行甲板左舷的一个光学着舰引导装置后面，同陆战队员们对射起来。

在几个飞人降落被击毙后，飞人们意识到这时着舰代价太大，就开始从空中向航母投掷手榴弹，航母上的人们也尝到了被轰炸的滋味。当一大群飞人呼啸着从飞行甲板上空掠过后，手榴弹如冰雹般噼里啪啦地落下，然后在一片爆炸声中，那些

仍停在甲板上的昂贵的“雄猫”和“大黄蜂”一架架被炸成碎片。

来自空中的手榴弹成功地遏制了航母上的轻武器火力，飞人的第二次强行降落取得了成功，很快有上百名飞人登上了林肯号。他们依托着左右舷的下陷结构和甲板上飞机的残骸，同舰上的陆战队和水兵枪战，掩护更多的飞人着舰。

现在，最令林肯号的守卫者们尴尬的局面出现了：首先，他们在人员素质上处于劣势。经过基因优化，又在非洲丛林中成长的飞人是天生的战士，在这传统的近战中，他们骁勇敏捷，所向无敌。而林肯号上的人，除了为数不多的海军陆战队员外，其他人与其说是军人，还不如说是工程师和技师，受过的陆战训练不多，在这残酷的近战中根本不是飞人战士的对手。最可怜的要数那些飞行员了，这些曾令多少敌人闻风丧胆的空中杀手，航母战斗群的刀锋，现在什么都不是了。布莱尔悲哀地从舰长室的窗中看到，一名中校飞行员，缩在F14的座舱中，伸出手枪乱射一气，弹夹打光了还在不停扣扳机，直到一名脸上涂着红黑相间条纹的飞人爬上飞机……

更令“第一伦理”行动的执行者们无法忍受的是，他们现在在武器上也处于劣势！在这样的近战中，他们的M16步枪并不比桑比亚飞人手中古老的AK47好多少。而且，林肯号上轻武器库中的步枪只有不到2 000支，这样，舰上大部分人只能用手枪作战了。林肯号上的近6 000官兵不过是被堵在钢铁中的一堆肉而已。

在三个足球场大小的飞行甲板上，飞人仍在以很快的速度降落，现在，他们在舰上的人数已经过千。林肯号虽然在人数上仍占优势，但大部分人都被刚才飞人的空中手榴弹轰炸堵在舰内，飞行甲板渐渐被飞人控制。现在，飞人重点攻击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飞机升降机口，这是进入舰体内最宽敞的通道；另一个是塔岛，这是航母的神经中枢。

一群飞人从舰长室外掠过，可以听到手榴弹乒乒乓乓砸在舱壁上的声音。有一枚破窗而入，落到海图桌上。看着那个冒着青烟旋转的东西，菲利克斯仿佛走进了时间隧道，又闪回到他的青年时代。那是在热带暴雨中的越南丛林里，18岁的他也看到一枚手榴弹在眼前冒着青烟旋转，甚至外形都同眼前这枚一样，弹体和弹柄都是绿色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感触都凝缩在这生死的一瞬，将军出神地盯着那个东西，多亏一名参谋把他扑倒在地。

又过了十几分钟，着舰的飞人已超过2 000，他们完全控制了飞行甲板，也成功

地阻击了周围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上的增援。现在从外面看，林肯号上已全是飞人的身影，AK47冲锋枪嘶哑粗放的射击声盖住了一切，M16步枪纤细的啪啪声只能零星听到。

突然，布莱尔听到了一声爆炸，从升降机方向传来。同到处响起的手榴弹爆炸声相比，它很沉闷，只是隐隐约约能听到。他的心顿时沉到了底，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人他不会听错的，这是飞人在用塑性炸药炸开舰体内部的水密门，他们已进入了林肯号。菲利克斯也意识到了这点，他知道，现代巨型航空母舰的内部结构是极其复杂的，即使舰上人员，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也会迷路，但对于飞人，这可能不是个太大的障碍，因为他们要找的地方都是体积庞大、方位明确的。林肯号有三个致命处：弹药库、航空油库（存放着供舰上作战飞机使用的8 000吨航空燃油）和为全舰提供动力的两座压水核反应堆。飞人战士找到这三样东西中的任何一样，林肯号就死定了。同时，核动力航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在内部随意的破坏也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那不祥的爆炸声又响了起来，一声比一声更沉闷，如同一只巨兽的脚步，一步步向林肯号的深处走去……

现在，结局只是时间问题。

着舰的飞人已过5 000，甲板上的战斗基本停止了，而指挥塔岛同全舰和外界的联系几乎中断。虽然塔岛还未完全失守，但林肯号已失去了大脑。

在以后的一个多小时内，林肯号几乎沉静下来，只有舰体内的爆炸声能隐约听到，而且向不同的方向扩散。飞人像进入林肯号这只巨兽体内的无数只蚂蚁，正在吞食着它的内脏。同时，飞人加强了对塔岛的攻击，在从下面攻打的同时，他们从空中直接降落到塔岛的上层建筑上。

突然，林肯号微微震动了一下，布莱尔冲到窗边，看到大团的白色蒸汽从舰体两侧升起，并听到一阵隆隆声，那是舰体下面海水沸腾的声音。舰长知道，飞人找到了林肯号三个致命处的一个：核反应堆。虽然反应堆在舰体的最下部，但它的方位是最明确的。飞人显然已炸毁了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布莱尔可以想象，堆中的反应物质如火山岩浆般流了出来，但它比岩浆灼热许多倍，它流到航母的舰底，就如同把烧红的火炭放到硬纸板上一样，很快把舰底烧穿了。

又一阵冰雹般的手榴弹扔到舰长室周围，震耳欲聋的爆炸后，AK47冲锋枪密集地在外面响了起来，好像是一阵突然爆发的狂笑。保卫舰长室的陆战队员们在舱门和窗口相继倒毙，一群飞人撞开门冲了进来，他们的翅膀合在身后，像是披着白色的斗篷。布莱尔伸手去拿放在海图桌上的手枪，立刻同几名年轻参谋一起被眼疾手快的飞人乱枪打死。菲利克斯手里握着枪，但没举起来，飞人盯着他肩上的四颗星，没有再开枪，他们就这样对峙着。

飞人们突然向两边分开，伊塔走了进来。他仍披着那块披布，同周围戎装的飞人战士形成鲜明对比。一个飞人用生疏的英语让菲利克斯放下武器。

菲利克斯仍紧握着手枪，用另一只手整理了一下军服，“开枪吧。”

伊塔抬起头来，菲利克斯又一次看到了他那深邃的双眼。

“将军，我们的血也是红的。”

“你们可以击沉林肯号，但最终一个也跑不掉的！”

伊塔笑了一下，这是菲利克斯第一次看到他笑。“他们当然能跑掉，他们可以任意飞越国境，雷达系统不能把他们同飞鸟区别开来。他们到处都能得到食物，即使是现代社会，要消灭这样一批人也是不容易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快就会成为合法的人，将享有作为一个人的一切权利。”

“这我不明白。”

“您是个聪明人，正如您所说，即使在所谓的文明世界，只要有需要，伦理也是第二位的。那里的人们当然不需要吃野草和树叶，但他们肯定需要飞翔，这是人类最古老的梦想，没人能抵挡它的诱惑。您将会看到，想象中的魔鬼并不存在，天使时代即将到来。在那个美好的时代里，人类在城市和原野上空飞翔，蓝天和白云是他们散步的花园，人类还将像鱼一样潜游在海底，并且以上千岁的寿命来享受这一切。将军，您已经看到了这个时代的曙光。”

伊塔说完，转身走了出去，同时用桑比亚语说了句什么，接着所有的飞人战士都转身走了，没有一个人再看菲利克斯一眼。

林肯号航空母舰直到黄昏时才完全沉没。当舰上的塔岛最后没入水中时，被压出的空气发出巨大的嘶鸣，像非洲海岸凄厉的号角。菲利克斯站在一艘巡洋舰的舰桥上，用困惑的目光望着远方非洲古老的土地。

在那块百万年前诞生人类的土地上，飞人群正在夕阳中盘旋。

1999年2月21日，初稿于娘子关

2000年5月17日，二稿于娘子关

镜子

随着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量子效应只是物质之海表面的涟漪，是物质更深层规律扰动的影子。当这些规律渐渐明朗时，在量子力学中飘忽不定的实在图像再次稳定下来，确定值重新代替了概率。新的宇宙模型中，本认为已经消失了的因果链再次浮现并清晰起来。

追捕

宽大的办公桌两旁有两个人。

“我知道部长您很忙，但这事必须汇报。说真的，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桌前一位身着警服的人说，他年近半百，但身躯挺拔，脸上线条刚劲。

“继锋啊，我清楚你最后这句话的分量，30年的老刑侦了。”部长说，他说话的时候看着手中的一支缓缓转动的红蓝铅笔，仿佛在专心评价笔尖削出的形状。大多数时间他都是这样将自己的目光隐藏起来。在过去的岁月中，陈继锋能记起的部长直视自己的次数不超过三次，每一次都是自己一生的关键时刻。

“每次采取行动之前目标总能逃脱，他肯定预先知道。”

“这事，你不会没遇到过吧。”

“当然，要只是这个倒没什么，我们首先能想到的就是内部问题。”

“你手下的这套班子，不太可能。”

“是不可能。按您的吩咐，这个案子的参与范围已经压缩到最小，组里只有四个人，真正知道全部情况的人只有两个。不过我还是怕万一，就计划召开一次会议，对参加人员逐个盘查。我让沉兵召集会议，您认识的，十一处很可靠的那个，宋诚的事就是他办的……但这时，邪门的事出现了……您，可别以为我是在胡扯，我下面说的绝对是真的。”陈继锋笑了笑，好像对自己的辩解很不好意思似的，“就在这时，他来了电话，我们追捕的目标给我来了电话！我在手机里听到他说：‘你们不用开这个会，你们没有内奸。’而这个时刻，距我向沉兵说出开会的打算不到30秒！”

部长手中的铅笔停止了转动。

“您可能想到了窃听，但不可能，我们的谈话地点是随意选的，在一个礼堂中央，礼堂里正在排演合唱，说话凑到耳根才能听清。后来这样的怪事接连发生，他给我们来过八次电话，每次都谈到我们刚刚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最可怕的是，他不仅能听到一切，还能看到一切！有一次，沉兵决定对他父母家进行搜查，组里的两个人刚起身，还没走出局里的办公室呢，就接到他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告知组里的两个人搜查证拿错了，他的父母都是细心人，可能以为他们是骗子呢。沉兵掏出搜查证一看，部长，他真的拿错了。”

部长轻轻地将铅笔放在桌上，沉默着等陈继锋继续说下去，但后者好像已经说不出什么了。部长拿出一支烟，陈继锋忙拍拍衣袋找打火机，但没有找到。

桌上两部电话中的一部响了。

“是他……”陈继锋扫了一眼来电显示后低声说。部长沉着地示意了一下，他按下免提键，立刻有话音响起，声音听上去很年轻，有一种疲惫无力感：

“您的打火机放在公文包里。”

陈继锋和部长对视了一下，拿起桌上的公文包翻找起来，一时找不到。

“夹在一份文件中了，就是那份关于城市改革的文件。”目标在电话中说。

陈继锋拿出那份文件，啪的一下，打火机掉到桌面上。

“好东西，法国都彭牌的，两面各镶有30颗钻石，整体用钯金制成，价格.....我查查，是39 960元。”

部长没动，陈继锋却抬头打量了一下办公室，这不是部长的办公室，而是事先在这座大办公楼里任意选的一间。

目标在继续显示着自己的力量，“部长，您那盒烟还剩五根，您上衣袋中的降血脂麦非奇罗片只剩一片了，再让秘书拿些吧。”

陈继锋从桌上拿起烟盒，部长则从衣袋中掏出药的包装片，都证实了目标所说的。

“你们别再追捕我了，我现在也很难，不知道该怎么办。”目标继续说。

“我们能见面谈谈吗？”部长问。

“请您相信，那对我们双方都是一场灾难。”说完电话挂断了。

陈继锋松了一口气，现在他的话得到了证实，而让部长认为他在胡扯，比这个对手的诡异更令他不安。“见了鬼了.....”他摇摇头说。

“我不相信鬼，但看到了危险。”部长说，有生以来第四次，陈继锋看到那双眼睛直视着自己。

犯人和被追捕者

市近郊监狱。

宋诚在押解下走进这间已有六个犯人的监室中，这里大部分是待审期较长的犯人。宋诚面对着一双双冷眼，他现在知道，诬陷者给予他的这个角色，在犯人中是最受鄙夷的。犯人们突然散开，飞快地闪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去。门开了，刚才那名看守警察又走了进来，他厌恶地看着蹲在马桶前的宋诚说：“有人探视你。”

宋诚跟着看守来到了一间宽大的办公室，探视者在那里等着他。来人很年轻，

面容清瘦，头发纷乱，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拎着一个很大的手提箱。宋诚冷冷地坐下，没有看来人一眼。获准在这个时候探视他，而且不用去有玻璃隔断的探视室，而是直接到这里面对面，宋诚已基本猜出了来人是哪一方面的。但对方的第一句话让他吃惊地抬起头，大感意外。



“我叫白冰，气象模拟中心的工程师。他们在到处追捕我，和你一样的原因。” 来说。

宋诚看了来人一眼，觉得他此时的说话方式有问题：这种话应该是低声说出的，而他的声音正常高低，好像他所谈的事根本不用避开人。

白冰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说：“两小时前我给部长打了电话，他约我谈谈，我没答应，然后他们就跟踪上了我，一直跟到监狱前。之所以没有抓我，是对我们的会面很好奇，想知道我要对你说些什么。现在，我们的谈话都在被窃听。”

宋诚将目光从白冰身上移开，又看着天花板。他很难相信这人，对这事也不感兴趣。即使他在法律上能侥幸免于一死，精神上的死刑却已经执行，他的心已死了，此时不可能再对什么感兴趣了。

“我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白冰说。

宋诚的嘴角隐现一丝冷笑，没人知道真相，除了他们，但他懒得说出来了。

“你是七年前到督察部门工作的，提拔到这个位置还不到一年。”

宋诚仍沉默着，他很恼火，白冰的话又将他拉回到他好不容易躲开的回忆中。

大案

自从已是法学教授的宋诚离开平静的校园和书斋投身政界后，他不但在政界待了下来，而且走得很好。这应归功于两个人，其一便是他的大学同学吕文明。吕文明考上了公务员，十多年后成为督察部门一把手，是他力劝宋诚弃学从政的。宋诚这位单纯的学者刚来时，他不是手把手，而是手把脚地教宋诚走路，每一步踏在哪儿都细心指点，终于使宋诚绕过只凭自己绝对看不出来的一处处雷区，一路向上地走到今天。他要感谢的另一个人就是部长……想到这里，宋诚的心抽搐了一下。

“得承认，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不能说人家没给你退路。”白冰说。

宋诚点点头，是的，人家给退路了，而且是一条康庄大道。

白冰接着说：“部长和你在几个月前有过一次会面，你一定记得很清楚。那是在远郊河边的一幢别墅里，部长一般是不在那里接见外人的。你一下车就发现他在门口迎接，这是很高的礼遇了。他热情地同你握手，并拉着你的手走进客厅。别墅

客厅布置给你的第一印象一定是简单和简朴，但你错了。那套看上去有些旧的红木家具价值百万；墙上唯一的一幅不起眼的字画更陈旧，细看还有虫蛀的痕迹，那是明朝吴彬的《宕壑奇姿》，从香港佳士得拍卖行以800万港币购得。还有部长亲自给你泡的那杯茶，那是中国星级茶王赛评出的五星级茶王，500克的价格是90万元。”

宋诚确实想起了白冰说的那杯茶，碧绿的茶水晶莹透明，几根精致的茶叶在这小小的清纯空间中缓缓漂行，仿佛一首古筝奏出的悠扬仙乐……他甚至回忆起自己当时的随感：要是外面的世界也这么纯净该多好啊。宋诚意识中那层麻木的帷帐一下子被掀去了，模糊的意识又聚焦起来，他瞪大震惊的双眼盯着白冰。

他怎么知道这些？！这件事处于秘密之井的最底端，是隐秘中的隐秘，这个世界上知道的人加上自己不超过四个！

“你是谁？”他第一次开口了。

白冰笑笑说：“刚才自我介绍过，我只是个普通人。但坦率地告诉你，我不仅仅是知道得很多，而且什么都知道，或者说什么都能知道。正因为这个，他们也要除掉我，就像除掉你一样。”

白冰接着讲下去：“部长当时坐得离你很近，一只手放在你的膝盖上，他看着你的慈祥目光能令任何一个晚辈感动。据我所知（记住，我什么都知道），他从未对谁表现得这样亲近。他对你说：‘年轻人，不要紧张，有什么事情，只要真诚地以心换心，总是谈得开的……你有思想、有能力、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我看重你的原因，从你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啊。’这里要说明一下，部长的这番话可能是真诚的。以前在工作中你与他交往的机会不是太多，但有好几次，在办公大楼的走廊上偶然相遇，或在散会后，他都主动与你攀谈几句。他很少对下级，特别是年轻的下级这样的，这些人们都看在眼里。虽然在明面上他从没有为你说过什么话，但他的那些姿态对你的仕途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宋诚又点点头，他知道这些，并曾经感激万分，一直想找机会报答。

“部长抬手向后示意了一下，立刻进来一个人，将一大摞文件材料轻轻地放到桌子上，你一定注意到，那个人不是部长平时的秘书。部长抚着那摞材料说：‘就说你刚刚完成的这项工作吧，充分证明了你的那些宝贵素质：如此巨量而艰难的调

查取证，资料充分而翔实，结论深刻，很难相信这些只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你当时的感觉，我就不用说了吧。”

当然不用说，那是宋诚一生中最惊恐的时刻。那份材料先是令他如触电似的颤抖了一下，然后像石化般僵住了。

“这一切都是从一宗高层督察部门委托调查的非法审批土地案开始的。嗯……我记得你童年的时候，曾与两个小伙伴一起到一个溶洞探险，那洞口只有半米高，弯着腰才能进去，但里面却是一个宏伟的黑暗大厅，手电光照不到高高的穹顶，只有纷飞的蝙蝠不断掠过光柱，每一个小小的响动都能激起宏远的回声，阴森的寒气浸入你的骨髓……这就是这次调查的生动写照：你沿着那条看似平常的线索向前走，它把你引到的地方令你越来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随着调查的深入，一张大范围的腐败网络气势磅礴地展现在你的面前，这张网上的每一根经络都通向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现在，这份本来要上报高层督察部门的绝密材料，竟拿在这个人的手中！对这项调查，你设想过各种最坏的情况，但眼前发生的事是你万万没有想到的。你当时完全乱了方寸，结结巴巴地问：‘这……这怎么到了您手里？’部长从容地一笑，又轻轻抬手示意了一下，你立刻得到了答案：吕文明走进了客厅。

“你站起身，怒视着吕文明说：‘你，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违反组织原则和纪律！’吕文明挥手打断你，用同样的愤怒质问道：‘这事为什么不向我打个招呼？’你回答说：‘当然不能打招呼，这是组织纪律！’吕文明伤心地摇摇头，好像要难过得流出泪似的：‘如果不是我及时截下了这份材料，那……那是什么后果嘛！宋诚啊，你这个人最要命的缺陷就是总要分出个黑和白，但现实全是灰色的！’”

宋诚长长地叹息了一声，他记得自己当时呆呆地看着同学，不相信这话是从他嘴里说出的。“不能说吕文明以前欺骗了你，只能说他的心灵从来没有向你敞开到那么深，他就像那道著名的叫‘火焙阿拉斯加’的菜，那道爆炒冰激凌，其中的火热和冰冷都是真实的……部长没有看吕文明，而是猛拍了一下桌子，说：‘什么灰色？文明啊，我就看不惯你这一点！宋诚做得非常优秀，无可指责，在这点上他比你强！’接着他转向你说：‘小宋啊，就应该这样，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失去了信念和使命感，就完了，我看不起那样的人。’”

宋诚当时感触最深的是，虽然他和吕文明同岁，但部长只称他为年轻人，而且

反复强调，其含义很明显：“跟我斗，你还是个孩子。”而宋诚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部长接着说：‘但，年轻人，我们也应该成熟起来。你现在不能延续法学家的思维，只要法律正义得到伸张，哪管它洪水滔天！这是不负责任的。平衡，历史都是在各种因素间建立的某种平衡中发展到今天的，不顾平衡一味走极端，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表现。’

“部长沉默后，吕文明接着说：‘这个事情，督察部门那方面我去办，你，关键要做好项目组那几个人的工作，下星期我会回来协助你.....’

“‘混账！’部长再次猛拍桌子，把吕文明吓得一抖，‘你是怎么理解我的话的？你竟认为我是让小宋放弃原则和责任？文明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圆滑，让人伤心啊。’然后部长转向你说：‘年轻人，在这件事上，你们前面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一定要顶住干扰和压力坚持下去，让腐败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案情触目惊心啊，放过他们，天理不容！我刚才讲的你绝不能当成负担，我只是提醒你，要慎重，避免出现不可预测的严重后果，但有一点十分明确，那就是这个腐败大案必须一查到底！’部长说着，拿出了一张纸，郑重地递给你：‘这个范围，你看够吗？’”

宋诚当时知道，他们也设下了祭坛，要往上放牺牲品了。他看了一眼那个名单，够了，真的够了，无论从级别上还是从人数上，都真的够了，他将随着这个案件的最终告破而成为反腐英雄，将作为正义和良知的化身而被人敬仰。但他心里清楚，这只是蜥蜴在危急时刻自断的一条尾巴，蜥蜴跑了，尾巴很快还会长出来。他当时看着部长盯着自己的样子，一时间真想到了蜥蜴，浑身一颤。但宋诚知道部长也害怕了，自己使他害怕了，这让宋诚感到自豪，正是这自豪，一时间使他大大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更由于一个理想主义学者血液中固有的某种东西，他做出了致命的选择。

“你站起身来，伸出双手拿起了那摞材料，对部长说：‘根据督察条例规定，这材料不能放在您那里，我拿走了。’吕文明想拦你，但部长轻轻制止了他。你走到门口时听到同学在后面阴沉地说：‘宋诚，过分了。’部长一直送到你车上，临别时他握着你的手慢慢地说：‘年轻人，慢走。’”

宋诚后来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深长意味：慢走，你的路不多了。

宇宙大爆炸

“你到底是谁？！”宋诚充满惊恐地看着白冰，他怎么知道这么多？绝对没人能知道这么多！

“好了，我们不回忆那些事了。”白冰一挥手中断了讲述，“我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吧，以解开你的疑问——你.....你知道宇宙大爆炸吗？”

宋诚呆呆地看着白冰，他的大脑一时还难以理解白冰最后那句话，后来，他终于做出了一般人的正常反应，笑了笑。

“是的是的，我知道太突兀了，但请相信我没有毛病，要想把事情讲清楚，真的得从宇宙诞生的大爆炸讲起！这.....怎么才能向你说清楚呢？还是回到大爆炸吧。你可能多少知道一些，我们的宇宙诞生于20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在一般人的想象中，那次创世爆炸像漆黑空间中一团怒放的烟火，但这个图像是完全错误的。大爆炸之前什么都没有，包括时间和空间，都没有，只有一个奇点，一个没有大小的点，这个奇点急剧扩张开来，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宇宙。现在一切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都来自这个奇点的扩张，它是万物的种子！这理论很深，我也搞不太清楚，与我们这事有关的是这一点：随着物理学的进步，随着弦论之类的超级理论的出现，物理学家们渐渐搞清了那个奇点的结构，并且给出了它的数学模型。与这之前量子力学的模型不同，如果奇点爆炸前的基本参数确定，所生成的宇宙中的一切也就都确定了，一条永不中断的因果链贯穿了宇宙中的一切过程.....嗨，真是，这些怎么讲得清呢。”

白冰看到宋诚摇摇头，那意思或是听不懂或是根本不想听下去。

白冰说：“我说，还是暂时不要想你那些痛苦的经历吧。其实，我的命运比你好不到哪里去，刚才介绍过，我是一个普通人，但现在被追杀，下场可能比你更惨，就因为我什么都知道。如果说你是为使命和信念而献身，我.....我纯粹是倒霉！倒了八辈子霉！！所以比你更惨。”

宋诚悲哀的目光表达了一个明确的意思：没有人会比我惨。

诬陷

在与部长会面一个星期后，宋诚被捕了，罪名是故意杀人。

其实，宋诚知道他们会采用非常规手段对付自己，对于一个知道得这样多又在行动中的人，一般的行政和政治手段就不保险了。但他没有想到对手行动这样快，出手又这样狠。

死者罗罗是一个夜总会的舞男，死在宋诚的汽车里。车门锁着，从内部无法打开。车内扔着两罐打火机用的丙烷气，罐皮都被割开了口子，里面的气体全部挥发，受害人就是因车里的高浓度丙烷气中毒而死的。死者被发现时，手中握着已经破碎的手机，显然是试图用它来砸破车窗玻璃。

警方提供的证据很充分，有长达两个小时的录像证明宋诚与罗罗已有三个多月的不正常交往，最为有力的证据是罗罗死前给警署打的一个报警电话：

罗罗：“快！快来！！我打不开车门！我喘不上气，我头疼……”

警署：“你在哪里？把情况再说清楚些！”

罗罗：“宋……宋诚要杀我……”

……

事后在死者手机上发现一小段通话录音，录下了宋诚和受害人的对话：

宋诚：“我们既然已走到了这一步，你就和许雪萍断了吧。”

罗罗：“宋哥，这何必呢？影响不了咱们的事，说不定还有帮助呢。”

宋诚：“我心里觉得别扭，你别逼我采取行动。”

罗罗：“宋哥，我有我的活法儿。”

……

这是十分专业的诬陷，其高明之处就在于，警方掌握的证据几乎百分之百是真

实的。

宋诚确实与罗罗有长时间的交往，这种交往是秘密的，要说不正常也可以，那两段录音都不是伪造的，只是后面那段被曲解了。

宋诚认识罗罗是由于许雪萍的缘故。许是一个大财团的总裁，与腐败网络的许多结点都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对其背景和内幕了解很深。宋诚当然不可能直接从她嘴里得到任何东西，但他发现了罗罗这个突破口。

罗罗向宋诚提供情报绝不是出于正义感，他是为了报复。

这天罗罗约宋诚通报最新的情况，宋诚在夜总会见到罗罗时，他一反常态，要到宋诚的车里谈。谈完后，罗罗说现在身体不舒服，不想上去了，上去后老板肯定要派事儿，想在宋诚的车里休息一会儿。宋诚没有办法，只好将车开回单位，到办公室去处理一些白天没干完的工作。他把车停在单位大楼外面，罗罗就待在车里。40多分钟后他下来时，已经有人发现罗罗死在充满丙烷的车里，车门只有宋诚能从外面打开。后来，参与此案调查的一位密友告诉宋诚，他的车门锁没有任何被破坏的痕迹，从其他方面也确实能够排除还有其他凶手的可能性。这样，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宋诚杀了罗罗，而宋诚则知道只有一个可能：那两个丙烷罐是罗罗自己带进车里的。

这让宋诚彻底绝望了，他放弃了洗清自己的努力：如果一个人以自己的生命为武器来诬陷他，那他是绝对逃不掉的。

其实罗罗的自杀并不让宋诚觉得意外，他的HIV化验呈阳性。但罗罗以一死来陷害自己，显然是受人指使的，那么罗罗得到了什么样的报酬？那些钱对他还有什么意义？他是为谁挣那些钱？也许报酬根本就不是钱，那是什么？除了报复许雪萍，还有什么更强烈的诱惑或恐惧能征服他吗？这些宋诚永远不可能知道了，但他由此进一步看到了对手的强大和自己的稚嫩。

这就是他为人所知的一生了：一个督察员，生活腐化变态.....像一只被人群踏死的臭虫，他的一切很快就将消失得干干净净，即使偶尔有人想起他，也不过是想起了一只臭虫。

现在宋诚知道，他以前之所以做好了为信念和使命牺牲的准备，是因为根本就

不明白牺牲意味着什么。他想当然地把死作为一条底线，现在才发现，牺牲的残酷远在这条底线之下。接受调查时，他被带回家过一次，当时妻子和女儿都在家。他向女儿伸出手去，孩子厌恶地惊叫一声，扑进妈妈的怀里缩到墙角，她们投向自己的那种目光他只见过一次：那是一天早晨，他发现放在衣柜下的捕鼠夹夹住了一只老鼠，他拿起夹子让她们看那只死鼠……

“好了，我们暂时把大爆炸和奇点这些抽象的东西放到一边，”白冰打断了宋诚痛苦的回忆，将那个大手提箱提到桌面上，“看看这个。”

超弦计算机、终极容量和镜像模拟

“这是一台超弦计算机，是我从气象模拟中心带出来的，你说偷出来的也行，我全凭它摆脱追捕了。”白冰拍着那个箱子说。

宋诚将目光移到箱子上，显得很迷惑。

“这是很贵的东西，目前在本市只有两台。根据超弦理论，物质的基本粒子不是点状物，而是无限细的一维弦，在十一维空间中振动。现在，我们可以操纵这根弦，沿其一维长度存贮和处理信息，这就是超弦计算机的原理。

“传统电子计算机中的一块CPU，或一条内存条，在超弦计算机中只是一个原子！超弦电路是基于粒子的十一维微观空间结构运行的，这种超空间微观矩阵，使人类拥有了几乎无限的运算和存贮能力。将过去的巨型计算机同超弦计算机相比，就如我们的十根手指头同那台巨型计算机相比一般。超弦计算机具有终极容量，终极容量啊，就是说，它可以将已知宇宙中的每一个基本粒子的状态都存贮起来并进行运算，这就意味着，如果基于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超弦计算机能够在原子级别上模拟整个宇宙……”

宋诚交替地看着箱子和白冰，与刚才不同，他似乎在很注意地听白冰的话，其实他是在努力寻找一种解脱，让这个神秘来人的这番不着边际的话，将自己从那痛苦的回忆中解脱出来。

白冰说：“很抱歉我说了这么多莫名其妙的话，大爆炸奇点超弦计算机什么的，与我们面对的现实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但要把事情解释清楚，就绕不开这些东

西。下面谈谈我的专业吧：我是个软件工程师，主要搞模拟软件，也就是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在计算机里让它运行，模拟现实世界中的某种事物或过程。我是学数学的，所以建模和编程都搞，以前搞过沙尘暴模拟、水土流失模拟、能源经济发展趋势模拟等等，现在搞大范围天气模拟。我很喜欢这个工作，看着现实世界的某一部分在计算机内存中运动演化，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白冰看看宋诚，后者的双眼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似乎仍在注意听着，于是他接着说下去：

“你知道，物理学在近年来连续取得的大突破，很像20世纪初那阵儿。现在，只要给定边界条件，我们就可以拨开量子效应的迷雾，准确地预测单个或一群基本粒子的运动和演化。注意我说的一群，如果群里粒子的数量足够大，它就构成了一个宏观物体，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在原子级别上建立一个宏观物体的数学模型。这种模拟被称为镜像模拟，因为它能以百分之百的准确率再现模拟对象的宏观过程，如同为宏观模拟对象建立了一个数字镜像。打个比方吧：如果用镜像模拟方式为一个鸡蛋建立数学模型，也就是将组成鸡蛋的每一个原子的状态都输入模型的数据库，当这个模型在计算机中运行时，如果给出的边界条件合适，内存中的那个虚拟鸡蛋就会孵出小鸡来，而且那只虚拟小鸡将会与现实中的那个鸡蛋孵出的小鸡一模一样，连每一根毛尖都不会差一丝一毫！你往下想，如果这个模拟目标比鸡蛋再大些呢？大到一棵树，一个人，很多人；大到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甚至大到整个地球？”白冰说到这里激动起来，开始手舞足蹈，“我是一个狂想爱好者，热衷于在想象中把一切都推向终极，这就让我想到，如果镜像模拟的对象是整个宇宙会怎么样？！”白冰进入一种不能自已的亢奋中，“想想，整个宇宙！在一个计算机内存中运行的宇宙！从诞生到毁灭……”

白冰突然中断了兴奋的讲述，警觉地站了起来。这时门无声地开了，走进两个神色阴沉的男人，其中一位稍年长些的对着白冰抬抬双手，示意他照着做，白冰和宋诚都看到了他敞开的夹克中的手枪皮套。白冰顺从地举起双手，年轻的那位上前在他的身上十分仔细地上下轻拍了一遍，然后对年长者摇摇头，同时将那个大手提箱从桌上提开，放到离白冰远一些的地方。

年长者走到门口，对外面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又进来三个人，第一个是陈继锋，第二个是吕文明，最后进来的是部长。

年轻人拿出一副手铐，但吕文明冲他摇了摇头，陈继锋则将头向门的方向微微偏了一下，两个便衣警察走了出去，其中一人上前从办公桌桌腿上取下一个小东西放进衣袋，显然是窃听器。

初始条件

白冰脸上丝毫没有意外的表情，他淡淡一笑说：“你们终于抓到我了。”

“准确地说是自投罗网。得承认，如果你真想逃，我们是很难抓到你的。”陈继锋说。

吕文明表情复杂地看了宋诚一眼，欲言又止。部长则缓缓地摇摇头，语气沉重地沉吟道：“宋诚啊，你，怎么堕落到这一步呢……”他双手撑着桌沿长久地默立着，眼睛有些湿润，谁看到都不会怀疑他的悲哀是真诚的。

“部长，在这儿就不必演戏了吧。”白冰冷眼看着这一切说。

部长没有动。

“诬陷他是您策划的。”

“证据？”部长仍没有动，从容地问。

“那次会面后，关于宋诚您只说过一句话，是对他说的。”白冰指指陈继锋，“继锋啊，宋诚的事你当然知道意味着什么，还是认真办一办吧。”

“这能证明什么？”

“从法律意义上当然证明不了什么，这是您的精明和老练之处，即使是密谈都深藏不露。但他，”白冰又指了指陈继锋，“都领会得很准确，他对您的意思一直领会得很准确。对宋诚的诬陷是他指示刚才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具体干的，那人叫沉兵，是他手下最得力的人。整个过程可是一个复杂的大工程，我就不用细说了吧。”

部长缓缓转过身来，在办公桌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两眼看着地板说：“年轻

人，必须承认，你的突然出现有许多令人吃惊的地方，用陈局长的话说叫见鬼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语气变得真诚起来，“说明你的真实身份吧，如果你真是上级派来的，请相信，我们是会协助工作的。”

“不是，我多次声明自己是个普通人，身份就是你们已经查明的那样。”

部长点点头，看不出白冰的话让他感到欣慰还是更加忧虑。

“坐，都坐吧。”部长对仍站着的吕陈二人挥挥手，然后附身靠近白冰，郑重地说，“年轻人，今天，我们把一切都彻底讲清楚，好吗？”

白冰点点头，“这也是我的打算。我，从头说起吧。”

“不，不用，你刚才对宋诚说的那些我们都听到了，就从中断处接着说吧。”

白冰语塞，一时想不起刚才说到哪儿了。

“在原子级别模拟整个宇宙。”部长提醒他，但是白冰仍然不知如何说起，他便自己接着说下去，“年轻人，我认为你这个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不错，超弦计算机具有终极容量，为这种模拟运算提供了硬件基础，但，你想过初始状态的问题吗？对宇宙的镜像模拟必须从某个初始状态开始，也就是说，要在模拟开始时的某个时间断面上，将宇宙的全部原子的状态一个一个地输入计算机，以在原子级别上构建一个初始宇宙模型，这可能吗？别说是宇宙了，就是你所说的那个鸡蛋都不可能，构成它的原子数比有史以来出现过的所有鸡蛋的数量都要大几个数量级；甚至一个细菌都不可能，它的原子数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退一步说，就算动用了难以想象的人力和物力，将细菌甚至鸡蛋这类小物体的初始状态从原子级别上输入计算机，那么它们运动和演化所需要的边界条件呢？比如鸡蛋孵出小鸡所需要的温度湿度，等等，这些边界条件在原子级别上的资料量同样大得不可想象，甚至可能要大于模拟对象本身。”

“您能对技术问题进行如此描述，我很敬佩。”白冰由衷地说。

“部长是高能物理专业的高才生。”吕文明说。

白冰对吕文明点点头，又转向部长说：“但您忘了，存在着那样一个时间断

面，宇宙是十分简单的，甚至比鸡蛋和细菌都简单，比现实中最简单的东西都简单，因为它那时的原子数是零，没有大小，没有结构。”

“大爆炸奇点？”部长飞快接上话，几乎没有空隙，显示出他沉稳迟缓的外表下灵敏快捷的思维。

“是的，大爆炸奇点。超弦理论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奇点模型，我们只需要将这个模型用软件实现，输入计算机运算就可以了。”

“是这样，年轻人，真是这样。”部长站起身，走到白冰身边拍拍他的肩膀，显出了少有的兴奋，对刚才的那番对话不甚了解的陈继锋和吕文明则用迷惑的目光看着他。

“这是你从那个科研中心拿出来的超弦计算机吗？”部长指着那个大手提箱问。

“偷出来的。”白冰说。

“呵，没关系，宇宙大爆炸的镜像模拟软件一定在里面吧？”

“是的。”

“做做看。”

创世游戏

白冰点点头，把箱子提到桌面上打开了它。除了显示设备外，箱子中还装着一个圆柱体容器，超弦计算机的主机其实只有一个烟盒大小，但原子电路需要在超低温下运行，所以主机浸在这个绝热容器里的液氮中。白冰将液晶显示器支起来，动了一下鼠标，处于休眠状态下的超弦计算机立刻苏醒过来，液晶屏亮起，像睁开了一只惺忪的睡眼，显示出一个很简单的接口，仅由一个下拉文本框和一个小小的标题组成，标题是：

请选择创世起爆参数

白冰点了一下文本框旁边的箭头，下拉出一行行资料组，每组约有十几个数据项，各行看上去差别很大。“奇点的性质由18个参数确定，参数的组合原则上是无限的，但根据超弦理论的推断，能够产生创世爆炸的参数组数量是有限的，只是有多少组目前还是个谜。这里显示的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随便选一组吧。”

白冰选中一组参数后，屏幕立刻变成了乳白色，正中凸现了两个醒目的大按钮：

引爆 取消

白冰点了引爆按钮，屏幕上只剩下一片乳白。“这白色象征虚无，这时没有空间，时间也还没有开始，什么都没有。”

屏幕的左下角出现了一个红色数字“0”。

“这个数字是宇宙演化的时间，0的出现说明奇点已经生成，它没有大小，所以我们看不到。”

红色数字开始飞快增长。

“注意，宇宙大爆炸开始了。”

屏幕中央出现了一个蓝色的小点，很快增大为一个球体，发出耀眼的蓝光。球体急剧膨胀，很快占满了整个屏幕，软件将视野拉远，球体重新缩为遥远处的一点，但爆炸中的宇宙很快又充满了整个屏幕。这个过程不断重复着，频率很快，仿佛是一首宏伟乐曲的节拍。

“宇宙现在正处于暴胀阶段，它的膨胀速度远超过光速。”

随着球体膨胀速度的降低，视野拉开的频率渐渐慢下来。随着能量密度的降低，球体的颜色由蓝向黄红渐变，后来宇宙的色彩在红色上固定下来，并渐渐变暗。屏幕上的视野不再拉远，变成黑色的球体在屏幕上很缓慢地膨胀着。

“好，现在距大爆炸已经100亿年了，这个宇宙处于稳定的演化阶段，我们进去看看吧。”白冰说完动了动鼠标，球体迅速前移，屏幕完全黑了下来，“好，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宇宙的太空中了。”

“什么也没有啊？”吕文明说。

“我们看看……”白冰说着，按动鼠标右键弹出了一个很复杂的接口，一个程序开始统计这个宇宙中的物质总量，“呵，这个宇宙中只有11个基本粒子。”他又调出了一大堆信息仔细读着：“有10个粒子结成了五个粒子对，互相环绕对方运行，不过每个粒子对中的两个粒子相距几千万光年，要上百万年才能相对运动一毫米。还有一个粒子是自由的。”

“11个基本粒子？！说了半天还是什么都没有。”吕文明说。

“有空间啊，近千亿光年直径的空间！还有时间，100亿年的时间！时空是最实在的存在！要说这个宇宙，还是创造得比较成功的，以前创造的相当多的宇宙连空间都很快湮灭了，只剩时间。”

“无聊。”陈继锋哼了一声，转身不再看屏幕。

“不，很有意思，”部长高兴地说，“再来一次。”

白冰退回到引爆接口，重选了一组参数，再次启动了大爆炸。这个新宇宙诞生的过程看上去与刚才基本相同，也是一个在膨胀中渐渐暗下来的球体。在创世后的150亿年，球体完全变黑，宇宙的演化稳定下来，白冰让视点进入宇宙内部，这时，连最不感兴趣的陈继锋也惊叹起来：广漠的黑色太空下，一张银色的大膜向各个方向延伸至无穷远处，大膜上点缀着各种色彩的小球体，像滚动在广阔镜面上的多彩露珠。

白冰又调出了分析接口，看了一会儿后说：“运气好，这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宇宙，半径约400亿光年，其中一半是液体一半是空间。也就是说，这个宇宙就是一个深度和表面半径都是400亿光年的大洋！宇宙中的固体星球就浮在洋面上！”白冰将画面推向洋面，可以看到银色的洋面在缓缓波动着，画面中出现了一个星球的近景，“这个漂浮着的星球有……我看看，木星那么大吧，哇，它还在自转耶！看它表面的那些山脉，在出水和入水时是何等的壮观！我们就把这液体叫水吧。看那被山脉甩到轨道上的水，在洋面形成了一个半圆的彩虹环耶！”

“是很美，但这个宇宙是违反物理学基本定律的。”部长看着屏幕说，“别说400亿光年深的海洋，就是四光年，那水体也早在引力下坍缩成黑洞了。”

白冰摇摇头说：“您忘了最基本的一点：这不是我们的宇宙，这个宇宙有自己的一套物理定律，与我们宇宙中的完全不同。在这个宇宙中，万有引力常数、普朗克常数、光速等基本物理常数与我们的宇宙完全不同，一加一甚至都不等于二。”

在部长的鼓励下白冰继续做下去，第三个宇宙被创造出来，进入其中后屏幕上出现了一堆极其混乱的色彩和形状，白冰立刻将它关掉了。“这是一个六维宇宙，我们无法观察它。其实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我们创造的前两个都是三维宇宙只是运气好而已。宇宙从高能状态冷却后，被释放到宏观的维数为三的概率只有 $3:11$ 。”

第四个宇宙出现时，所有的人都很迷惑：宇宙呈现一个无际的黑色平面，有无数根银光闪闪的直线与黑色平面垂直相交。看过分析资料后，白冰说：“这个宇宙与上面相反，维数比我们的低，是一个二点五维的宇宙。”

“二点五维？”部长很吃惊。

“您看，这个黑色的没有厚度的二维平面就是这个宇宙的太空，直径约5 000亿光年；那些与平面垂直的亮线就是太空中的恒星，它们都有几亿光年长，但无限细，只有一维。分数维的宇宙很少见，我要把这组创世参数记下来。”

“有个问题，”部长说，“如果你用这组参数再次启动大爆炸，所得到的宇宙与这个完全一样吗？”

“是的，而且其演化过程也完全一样，一切在大爆炸时就决定了。您看，物理学穿过量子迷雾之后，宇宙又显示出了因果链和决定论的本性。”白冰依次看看每个人，郑重地说，“我请各位都牢记这一点，如果要理解我们后面将要面对的那些可怕的事，这是关键。”

“真的很有意思，做神的体验，超脱而空灵，很长时间没有这种感觉了。”部长感叹道。

“我的感觉同您一样，”白冰离开了计算机，站起来来回走着，“所以，我就一遍又一遍地玩着创世游戏。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启动了1 000多次大爆炸，那1 000多个宇宙，其神奇壮观很难用语言形容，我像吸毒似的上了瘾……本来我可以这样一直玩下去，我们之间将永远素不相识，不会有任何关系，我们双方的生活都会

按正常的轨迹进行下去，但……唉，那是今年年初一个下雪的晚上，已经午夜两点了，很静很静，我启动了那天的最后一次大爆炸，在超弦计算机中诞生了第1207号宇宙，就是这一个……”

白冰回到计算机前，将文本框下拉到底，选择了最后的一组创世参数，启动了宇宙大爆炸。新生的宇宙在蓝光中急剧膨胀后熄灭为黑色。白冰移动鼠标，在创世之后的190亿年进入了这个他编号为1207的宇宙。

这一次，屏幕上出现了灿烂的星海。

“1207的半径约200亿光年，宏观维数是三。这个宇宙中，万有引力常数是 6.67×10^{-11} ，真空中的光速是29.98万千米/秒。这个宇宙中，电子电量是 1.602×10^{-19} 库仑；这个宇宙中，普朗克常数是6.626……”白冰凑近部长，用令人胆寒的目光逼视着他，“这个宇宙中，一加一等于二。”

“这是我们的宇宙。”部长点点头，他仍很沉着，但额头有些潮湿了。

“得到1207号宇宙后，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做了一个搜索引擎，以模式识别为基础的。然后，我就从天文资料中查到银河系与仙女座、大小麦哲伦等相邻星系的几何构图，在全宇宙范围内查询这种构图，得到了八万多个结果。下一步我就在这个范围内，用银河系和邻近星系本身的形状进行查询，很快在宇宙中定位了银河系。”以漆黑的太空为背景，一个银色的大旋涡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太阳的定位就更容易了，我们已经知道它在银河系中的大致范围——”白冰用鼠标在大旋涡的一个旋臂顶端拉出一个小矩形框。“仍用模式识别的方法，在这个范围中很快就定位了太阳。”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耀眼的光球，光球周围环绕着一个雾蒙蒙的大环，“哦，这时太阳系的行星还没有诞生，这个星际尘埃构成的环就是构成它们的原材料。”白冰在屏幕下方调出了一个滚动条。“看，用这个来移动时间，”他将滑块缓缓前移，越过了两亿年的漫漫时光，太阳周围的尘埃环消失了，“现在八大行星已经诞生。这是真实尺度的图像，不是天象演示，所以找到地球还要费些事，我把以前存贮的坐标调出来吧。”于是原始地球在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灰蒙蒙的球体。白冰转动鼠标的滚轮，“我们降低高度，好，现在，大约是10 000米高吧。”下面的大陆仍笼罩在迷雾之中，但雾中纵横交错的发着红光的网线显现出来，像胚胎上的血管。白冰指着那些网线说：“这是岩浆河。”他继续转动鼠标滚轮，穿过浓浓的酸雾，褐色的海面出现了，紧接着视点扎入海中，一片浑浊，有几

个微小的悬浮物。它们大多是圆形的，也有其他较复杂的形状，与其他悬浮物最明显的区别是，它们自己在运动，而不是随水流漂移。“生命，刚出现的生命。”白冰用鼠标点点那些微小的东西说。他很快地反向转动滚轮，将视点重新升到太空中，再次显示出古地球的全貌，然后移动时间滚动条，亿万年时光又飞逝而过，笼罩在地球表面的浓雾消失了，海洋在变蓝，大陆在变绿，后来，巨大的冈瓦纳古陆像初春的冰块分崩离析。“如果愿意，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进化的全过程，包括几次大灭绝和随之而来的生命大爆发，但是算了吧，省些时间，我们就要看到关系到咱们命运的谜底了。”古陆的各个碎块继续漂移，终于，一幅熟悉的世界构图出现了。白冰改变了时间滚动条的比例，开始以较慢的速度移动时间，并在一点停住了。“好了，在这里，人类出现了。”他又将滑块小心地向前移动一小段，“现在，文明出现了。”



“对于上古的历史，一般只能宏观地看看，检索具体事件不太容易，具体人物就更难了。一般的历史检索是靠两个参数：地点和时间。这两点在上古历史记载中很难准确，我们做一次看看吧，来，我们下去了！”白冰说着，将鼠标在地中海范

围的一个位置双击了一下，视点高度令人目眩地急剧降低，最后，一个荒凉的海滩出现了，黄沙的尽头，是一片连绵的橄榄树丛。

“古希腊时代的特洛伊海岸。”白冰说。

“那……你能移到木马屠城的时间吗？”吕文明兴奋地问。

“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木马。”白冰淡淡地说。

陈继锋点点头，“那种东西像儿戏，在实际的战争中是不可能的。”

“从来没有过特洛伊战争。”白冰说。

部长很惊奇：“这么说，特洛伊城是因为别的原因毁灭的？”

“从来没有过特洛伊城。”

另外三个人惊奇地互相看看。

白冰指着屏幕说：“现在显示的就是应该发生那场战争时特洛伊海岸的真实情景，我们再前后移动五百年……”白冰小心地微移鼠标，屏幕上的海岸在白昼和黑夜的高频转换中急剧闪动，树丛的形状也在飞快变化，沙滩的尽头出现过几个小棚屋，时而还能看到一闪而过的几个小小的人影，棚屋时多时少，但最多时也没有超过一个村庄的规模。“看到了吗，伟大的特洛伊城只在那些吟游诗人的想象中存在过。”

“怎么会呢？”吕文明惊叫起来，“20世纪初有考古发现证实啊！当时还挖出了……阿伽门农的黄金面具。”

“阿伽门农的面具？！”白冰大笑一声。

“随着历史记载的增多和更加准确，往后的检索就越来越容易，再做一次。”

白冰将视点升回地球轨道，这次他没有使用鼠标，而是手工输入了时间和地理坐标，视点向亚洲西部降落。很快，屏幕上显示出一片沙漠，在一处红柳丛的阴影下躺着几个人，他们穿着破旧的粗布袍，皮肤黝黑，头发很长且被沙尘和汗水弄成

一缕缕的，远远看去像一堆破烂的废弃物。白冰说：“这里离一个村庄不远，但鼠疫流行，他们不敢去。”有一个身形瘦长的人坐了起来，四下看看，确认别人都睡熟了后，拿起旁边一个人的羊皮水囊喝了一通，又从另一个人的破行囊中拿出一块饼，掰下三分之一放到自己的包里，随后满意地躺下了。

“我用正常速度运行了两天，看到他五次偷别人的水喝，三次偷别人的饼。”白冰用鼠标点着那个刚躺下的人说。

“他是谁？”

“马可·波罗。检索到他可不容易，关押他的那个热那亚监狱的地点和时间都比较准确，我在那里定位了他，随后向回跟踪他经历了那次海战，提取了一些特征点，又向回跳过一大段时间跟到这里。”

三个人再次惊奇地面面相觑。

“再往后，检索具体的人和事就更加容易了，再来一次，到近代吧。”

在一间很暗的大屋子里，一张很宽的木桌子上铺着一张大地图，桌旁围着几个身着清朝武官服的人，由于很暗，看不清他们的面容。

“这是北洋海军提督府的一次会议。”

有一个人在说话，画面传出的声音很模糊，且南方口音重，听不懂。白冰解释道：“这个人说，在近海防御中，不要一味追求大炮巨舰，就这么点儿钱，与其从西洋购买大吨位铁甲舰，不如买更多数量的蒸汽鱼雷快艇，每艘艇上可装载四至六枚瓦斯鱼雷，构成庞大的快艇攻击群，用灵活机动的航线避开日舰舰炮火力，抵近攻击……我曾请教过多位海军专家和战史研究者，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在当时这人的想法得以实施，北洋水师将是甲午海战中的胜利者。这人的高明和超前之处在于，他是海战史上最早从新式武器的出现发现传统大炮巨舰主义缺陷的人。”

“直觉告诉我，这些才像真实的历史。”部长沉思着说。

白冰点点头，“是啊，到这一步，超脱和空灵消失了。”

现实检索

“然后，你就进入了1207宇宙中的现实，是吗？”部长问。

“是的，我在那个镜像中将时间调到现在。”白冰说着，同时将屏幕上时间滚动条上的滑块推到尽头，这时视点又回到了太空中，蓝色的地球看上去与古代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1207镜像中的现实：我们这个城市，经过了几十年不间断的能源和资源输出，除了矿产开采和电力之外，至今也未能建立起一个像样的工业体系，只留下了污染，农村的大片地区仍处于贫困线下，城市失业严重，治安状况恶化.....我自然想看看领导和指挥着这一切的人是怎样工作的，最后看到了什么，我就不用说了。”

“你这样做的目的呢？”部长问。

白冰苦笑着摇摇头。“别以为我有他那样崇高的目的，”他指指宋诚，“我只是个普通老百姓，自得其乐地过日子，你们干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本来根本不想惹你们的，但.....我为这个超级模拟软件费了这么大劲儿，自然想通过它得些实惠，于是，我就给你们中的几个人打电话，想小小地敲一笔钱.....”他说着突然变得恼怒起来，“你们干吗要这么过激反应？！干吗非要除掉我？！其实给我那笔钱不就完了嘛！.....好了，现在我把一切都讲清楚了。”

五个人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们都默默地盯着屏幕上的地球，这是现实中的地球的数字镜像，他们也在镜像中。

“你真的能够在这台计算机中观察到世界上发生过的一切？”陈继锋打破沉默问。

“是的，历史和现实的所有细节，都是这台计算机中运行的资料，资料是可以随意解析的，不管多么隐秘的事情，观察它们不过是从数据库中提取一些资料进行处理，这个数据库以原子级别存贮着整个世界的镜像，所有资料都是可以随意提取的。”

“能证明一下吗？”

“这很容易。你出去，随便到什么地方，随便干一件什么事，然后回来。”

陈继锋依次看了看部长和吕文明，转身走出了房间，两分钟后，他回来了，无言地看着白冰。

白冰移动鼠标，使视点从太空急剧下降，悬在这城市上空，城市一览无遗地展现在屏幕上。白冰移动画面仔细寻找，很快找到了近郊的监狱，找到了他们所在的这幢三层楼房。视点随即进入了楼房内，在二楼空荡的走廊中移动，画面上出现了坐在走廊中长椅子上的两个便衣警察，其中的沉兵正在点上一支烟，最后，画面中出现了他们所在的办公室的门。

“现在的模拟画面，只比正在发生的现实滞后零点一秒，让我们后退几分钟。”白冰将时间滑标向后移了一点点。

屏幕上，门开了，陈继锋走了出来，坐在长椅上的两个人看到他后立刻站了起来，陈向他们摆摆手示意没事，就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视点紧跟着他，像有人用摄像机在跟踪拍摄。镜像画面上，陈继锋进了卫生间，从裤子口袋中掏出手枪，拉了一下枪栓后装回裤袋。白冰将这个画面定住，并使其像三维动画一样旋转至各个方位。陈继锋走出卫生间，画面跟着他回到了办公室，并显示出了正在等待中的另外四人。

部长不动声色地看着屏幕，吕文明则抬头警觉地看了陈继锋一眼。

“这东西确实厉害。”吕文明阴沉着脸说。

“下面我为您演示它更厉害的地方。”白冰说着，使屏幕上的画面静止了，“由于镜像模拟的宇宙是以原子级别存贮的，所以我们可以检索到这个宇宙中的每一个细节。下面，让我们看看陈局长上衣口袋中装着什么。”

白冰在静止画面上拉出一个方框，圈住陈继锋的上衣袋范围，然后弹出一个处理接口，经过一系列操作，上衣袋外侧的布被去除了，显示出放在衣袋中的一张折叠起来的小纸片。白冰使用拷贝键将纸片复制下来，然后启动了一个三维模型处理软件，将拷贝的资料粘贴到软件的处理桌面上，又经过几项操作，折叠的纸片被展开来，那是一张外汇支票，数额是25万美元。

“下面，我们就追踪这张支票的来源。”白冰说着关闭了图像处理软件，又回到四个人的静止画面上来。白冰在陈继锋上衣袋中那张已被选定的支票上按右键调

出功能选项，选择了trace一项，支票闪动起来，画面也立刻活动了，时间在逆向流动，显示部长一行三人退出了办公室，又退出了大楼，退回到一辆汽车上，其中的陈继锋和吕文明戴上了耳机，显然是在监听白冰和宋诚的谈话。跟踪检索继续进行，场景不断变换，但那张闪动的支票作为检索键值一直处于画面的中央，陈继锋仿佛被它吸附着，穿过一个又一个场景。终于，那张支票跳出了陈的上衣袋，钻进了一个小篮子，那个篮子又从陈的手中跳到了另一个人的手中，在这个时刻，白冰使画面静止了。

“就从这里开始放吧。”白冰说着，使画面以正常速度播放。这好像是在陈继锋家的客厅里，屏幕上一个穿黑西装的中年人拎着那个水果篮站在那里，好像刚进来，陈继锋则坐在沙发上。

“陈警长，温哥托我来看看您，也是表示一下上次的谢意。他本想亲自来的，但觉得为了免去一些闲话，这种走动还是少些好。”

陈继锋说：“你回去告诉温雄，现在他条件好了，一定要走正道，总是出格对谁都没好处，也别怪我不客气！”

“是是是，温哥怎么能忘记您的教诲呢？他现在为社会积极贡献，在贫困地区建了四所小学。”来人说着，将果篮放到茶几上。

“东西拿走。”陈继锋挥挥手说。

“哪敢带什么好东西，那不是成心惹您生气嘛，一点儿水果，表表心意。您是不知道，温哥一说起您，都眼泪汪汪的，说您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

来人走后，陈继锋关上门后回到茶几旁，将果篮里的水果全倒出来，从篮底拿出那张支票放进上衣袋。



部长和吕文明都冷冷地看了陈继锋一眼，这些他们显然也都不知晓。温雄是利

成集团的总裁，这是个包含着餐饮、长途客运等众多业务的庞大公司，其原始积累来自温雄黑社会体系的贩毒利润，他们使这座城市成为跨国毒品管道上一个重要的枢纽。现在温雄在合法商业上发展顺利，他的黑道毒品业务也在前者的补充滋养下更快地膨胀起来，致使这座城市毒品泛滥，治安恶化。而陈继锋这个后台是其生存的重要保证。

“收的是美元？一定是要给儿子汇去吧。”白冰笑着说，“您儿子在美国读书的钱可全是温雄出的……对了，想不想看看他现在在地球那一边干什么？很容易的，现在波士顿是午夜，不过上两次我看到他时，他都还没有睡觉。”白冰将视点升到太空，将地球旋转了180度，然后将北美大陆放大，在大西洋海岸找到了那座灯火灿烂的城市，然后很快定位了他以前显然找到过的一座公寓。视点进入公寓卧室后，显示出一幅令人尴尬的画面：男孩儿正在鬼混。

“陈警长，看到儿子是怎样花你的钱了吗？”

陈继锋恼怒地将液晶显示屏反扣到箱子上。

被深深震撼了的几个人再次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中，然后吕文明问：“这些天，你为什么只是逃跑，没有想过通过更……正当的方式摆脱困境吗？”

“您是说到督察部门去举报？真是个好主意，我开始也这么想过，于是便在镜像中对督察部门高层进行查询，”白冰抬头看了看吕文明，“您应该知道我都看到了什么，我不想落到您老同学这样的下场。那么我能去贪污调查局吗？常局长对大部分重大举报肯定会严格秉公办理，对一小部分会小心地绕开，而我将举报的那些，一说出口他们就会同你们一起要了我的命。那么还能去哪儿呢？让媒体将这一切曝光吗？新闻媒体的那几个关键人物我想你们都清楚，部长的政绩不就是他们捧出来的吗？……这是一张互相联结在一起的大网，哪一根线都动不得啊，我没地方可去。”

“你可以去中央。”部长仔细观察着白冰，不动声色地说。

白冰点点头说：“这是唯一的选择了，但我是个普通的小人物，所以首先来见见宋诚，找到一个稳妥可靠的渠道，也顾不得你们的追杀了。”白冰犹豫了一下，接着说：“但这个选择并不轻松，你们都是聪明人，知道这样做最终意味着什

么。”

“意味着这项技术将公布于世。”

“很对，那时，笼罩在历史和现实上的所有迷雾将一扫而光，一切的一切，在明处和暗处的，过去和现在的，都将赤裸裸地展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到那时，光明与黑暗，将不得不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决斗，世界将陷入一片混乱……”

“但最后的结果，是光明取得胜利。”一直沉默的宋诚终于说话了，他走到白冰面前，直视着他说：“知道黑暗的力量来自哪里吗？就是来自黑暗，也就是说来自它的隐蔽性，一旦暴露在明处，它的力量就消失了，如腐败之类的，大多如此。而你的镜像，就是使所有黑暗完全暴露的强光。”

部长和陈吕二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目光。

沉默，超弦计算机的屏幕上，原子级别的地球镜像静静地悬浮在太空中。

“有一个机会，”部长突然站起身，对陈吕二人说，“好像有一个机会。”

部长接着扶着白冰的肩膀说：“为什么不将镜像中的时间标尺移向未来？”

白冰和陈吕二人不解地看着部长。

“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预见未来，就能够在现在改变它，这样我们就能控制未来历史的走向，也就控制了一切……年轻人，你认为这没有可能吗？也许，我们能够一起肩负起创造历史的使命。”

白冰明白过来，苦笑着摇摇头，站起身走到计算机前，用鼠标将时间标尺拉长，在零时标后面拉出了一个未来时段，然后对部长说：“您自己来试试吧。”

单程递归

部长扑向计算机，谁都没有见过他那么敏捷，如饥饿的鹰见到地面上的小鸡，令人恐惧。他熟练地移动鼠标，将时间滑标滑过零时点，在滑标进入未来时段的瞬间，一个错误提示窗口跳了出来：

Stack overflow.....

白冰从部长手中拿过鼠标，“让我们启动错误跟踪程序，step by step 吧。”

模拟软件退回到出错前，开始分步运行。当现实中的白冰将滑块移过零时点，镜像中虚拟的白冰也正在做着同样的事；错误跟踪程序立刻放大了镜像中的那台超弦计算机的屏幕，可以看到，在那台虚拟计算机的屏幕上，第二层的虚拟白冰也正在将滑块移过零时点；于是，错误跟踪程序又放大了第三层虚拟中的那台超弦计算机的屏幕.....就这样，跟踪程序一层层地深入，每一层的白冰都在将滑块移过零时点。这是一套依次向下包容的永无休止的魔盒。

“这是递归。一种程序自己调用自己的算法，正常情况下，当调用进行到有限的某一层时会得到答案，多层自我调用的程序再逐层按原路返回。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无限调用自己、永远得不到答案的单程递归，由于每次调用时都需将上层的现场资料存入堆栈，就造成了刚才看到的堆栈内存溢出。由于是无限递归调用，即使超弦计算机的终极容量也会被耗尽的。”

“哦。” 部长点点头。

“所以，虽然这个宇宙中的一切过程早在大爆炸发生时就已经决定，但未来对我们来说仍是未知的，对讨厌由因果链而产生的决定论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安慰吧。”

“哦——” 部长又点点头，他“哦”的这一声很长很长。

镜像时代 I

白冰发现，部长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仿佛他身上的什么东西被抽走了似的，整个身躯在萎缩，似乎失去支撑自身的力量而摇摇欲坠。他脸色苍白，呼吸急促起来，双手撑着椅子慢慢地坐下，动作艰难而小心翼翼，好像生怕压断自己的哪根骨头。

“年轻人，你，毁了我的一生。” 部长缓缓地说，“你们赢了。”

白冰看看陈继锋和吕文明，发现他们也与自己一样不知所措，而宋诚，则昂然挺立在他们中间，脸上充满了胜利的光彩。

陈继锋缓缓站起来，从裤袋中抽出握枪的手。

“住手。”部长说，声音不高，但威严无比，使陈继锋手中的枪悬在半空不动了，“把枪放下。”部长命令道，但陈仍然不动。“部长，到了这一步，必须果断。他们死在这儿说得过去，不过是因拒捕和企图逃跑被击毙.....”



“放下枪，你这条疯狗！” 部长低沉地喝道。

陈继锋拿枪的手垂了下来，慢慢地转向部长，“我不是疯狗，是条好狗，一条知道报恩的狗！一条永远也不会背叛您的狗！！像我这样从最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对让自己有今天的上级，就具有值得信任的狗的道德，脑子当然没有那些一帆风顺的分子活。”

“你什么意思？”好长时间没有说话的吕文明站了起来。

“我的意思谁都明白，我不像有些人，每走一步都看好两三步的退路。我的退路在哪儿？到这时候我不自卫能靠谁？！”

白冰平静地说：“杀我没用的，如果你想把镜像公布于世，这是最快捷的办法。”

“傻瓜都能想到这类自卫措施，你真的失去理智了。”吕文明低声对陈继锋说。

陈继锋说：“我当然知道这小子不会那么傻，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技术力量，投入全力是有可能彻底销毁镜像的。”

白冰摇摇头，“没有可能。陈警长，这是网络时代，隐藏和发布信息是很简单的事，我在暗处，跟我玩这个你赢不了的，就算你动用最出色的技术专家都赢不了。我就是告诉你那些镜像的备份在哪儿，我死后它如何发布，你也没办法。至于那组创世参数，就更容易隐藏和发布了。打消那念头吧。”

陈继锋慢慢地将手枪放回裤袋，颓然坐下了。

“你以为自己已经站在历史的山颠上了，是吗？”部长无力地对宋诚说。

“是正义站在历史的山颠了。”宋诚庄严地说。

“不错，镜像把我们都毁了，但它的毁灭性远不止于此。”

“是的，它将毁灭所有罪恶。”

部长缓缓地点点头。

“然后毁灭所有虽不是罪恶但肮脏和不道德的东西。”

部长又点点头，说：“它最后毁灭的，是整个人类文明。”

他这话使其他的人都微微一愣，宋诚说：“人类文明从来就没有面对过如此光明的前景，这场善恶大搏斗将洗去她身上的一切灰尘。”

“然后呢？”部长轻声问。

“然后，伟大的镜像时代将到来，全人类将面对着一面镜子，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能在镜像中精确地查到，没有任何罪行可以隐藏，每一个有罪之人，都不可避免地面临最后审判。那是没有黑暗的时代，阳光将普照到每个角落，人类社会将变得水晶般纯洁。”

“换句话说，那是一个死了的社会。”部长抬头直视着宋诚说。

“能解释一下吗？”宋诚带着对失败者的嘲笑说。

“设想一下，如果DNA从来不出错，永远精确地复制和遗传，现在地球上的生命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在宋诚思考之际，白冰替他回答了：“那样的话现在的地球上根本没有生命。生命进化的基础——变异，正是由DNA的错误产生的。”

部长对白冰点点头，“社会也是这样，它的进化和活力，是以种种偏离道德主线的冲动和欲望为基础的。清水无鱼，一个在道德上永不出错的社会，其实已经死了。”

“你为自己的罪行进行的这种辩解是很可笑的。”宋诚轻蔑地说。

“也不尽然。”白冰紧接着说，他的话让所有人都有些吃惊，他犹豫了几秒钟，好像下了决心说下去，“其实，我不愿意将镜像模拟软件公布于世，还有一个原因，我……我也不太喜欢有镜像的世界。”

“你像他们一样害怕光明吗？”宋诚质问道。

“我是个普通人，没什么阴暗的罪行，但说到光明，那也要看什么样的光明。如果半夜窗外有探照灯照你的卧室，那样的光明叫光污染……如果镜像使全人类都成了圣人，一点儿出轨的事儿都不能干，那……那还有什么劲儿啊！”

部长笑了起来，连一直脸色阴沉的陈吕二人都露出了些笑容。部长拍着白冰的肩膀说：“年轻人，虽然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但你的思想比这位学者要深刻得多。”他说着转向宋诚：“我们肯定是逃不掉的，所以你现在可以将对我们的仇恨和报复欲望放到一边。作为一个社会哲学知识博大精深的人，你应该知道历史的创造是很复杂的？”

部长这话像强力冷却剂，使处于胜利狂热中的宋诚沉静下来。“我的职责就是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他犹豫了一下说，语气和缓了许多。

部长满意地点点头，“你没有正面回答，很好，说明你确实还没有浅薄到那个程度。”

部长说到这里，突然打了一个激灵，仿佛被冷水从头浇下，使他从恍惚中猛醒过来，虚弱一扫而光，那刚失去的某种力量似乎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站起身，郑重地扣上领扣，又将衣服上的皱褶处仔细整理了一下，然后极其严肃地对吕文明和陈继锋说：“我们，从现在起，一切已在镜像中了，请注意自己的行为和形象。”

吕文明神情凝重地站了起来，像部长一样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长叹一声说：“是啊，从此以后，苍天在上了。”

陈继锋一动不动地低头站着。

部长依次看看每个人，说：“好，我要回去了，明天的工作会很忙。”他转向白冰，“小白啊，你明天下午六点钟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把超弦计算机带上。”然后转向陈吕二人。“至于二位，好自为之吧。继锋你抬起头来，我们罪不可赦，但不必自惭形秽，比起他们，”他指指宋诚和白冰，“我们所做的真不算什么了。”

说完，他打开门，昂头走去。

生日

第二天对于部长来说确实是很忙的一天。

一上班，他就先后召见主管工业、农业、财政、环保等领域的主要负责人，向他们交代了下一步的工作。虽然同每位负责人谈话的时间都很短，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部长还是言简意赅地讲明了工作重点和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同时，他以老道的谈话技巧，让每个人都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工作交代，没人发现任何异常之处。

上午10点半，送走了最后一位主管领导，部长静下心来，开始写一份材料，向上级阐明自己对经济发展和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的意见。材料不长，不到2 000字，但浓缩了自己这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和思考。那些熟悉部长理念的人看到这份材料应该很吃惊，这与他以前的观点有很大差别。这是他在权力高端的这么长时间里，第一次纯粹从国家最高利益的角度，在完全不掺杂私心的情况下发表自己的意见。

材料写完后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没有吃饭，只是喝了一杯茶，他便接着工作。

这时，镜像时代的第一个征兆出现了，部长得知陈继锋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吕文明则变得精神恍惚，不断地系领口的扣子，整理自己的衣服，好像随时都有人给他拍照似的。对这两件事，部长一笑置之。

镜像时代还没有到来，黑暗已经在崩溃了。

部长命令贪污调查局立刻成立一个项目组，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立刻查封自己的儿子拥有的大西商贸集团和儿媳拥有的北原公司的全部账目和经营资料，并依法控制这些实体的法人。对自己其他亲戚和亲信拥有的各类经济实体也照此办理。

下午四点半，部长开始草拟一份名单。他知道，镜像时代到来后，各系统落马的人将数以千计，现在最紧要的是物色各系统重要岗位的合适接任人选，他的这份名单就是向上级提出的建议。其实，在镜像出现之前，这份名单在他的心中已存在了很长时间，那都是他计划清除、排挤和报复的人。

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半，该下班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欣慰，自己至少做了一天的人。

宋诚走进了办公室，部长将一份厚厚的材料递给他，“这就是你那份关于我的调查材料，尽快上报高层督察部门吧。我昨天晚上写了一份自首材料，也附上了，里面除了确认你们调查的事实外，还对一些遗漏做了补充。”

宋诚接过材料，神情严肃地点点头，没有说话。

“过一会儿，白冰要来这里，带着超弦计算机。你应该告诉他，镜像软件马上就要上报上级。一开始，上级会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而谨慎使用它，要防止镜像软件提前泄露到社会上，那样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和危险。基于这个原因，你让他立刻将自卫所用的备份，在网上或什么其他地方的，全部删除。还有那个创世参数，如果告诉过其他人，让他列出名单。他相信你，会照办的。一定要确认他把备份删除干净了。”

“这正是我们想要做的。”宋诚说。

“然后，”部长直视着宋诚的眼睛，“杀了他，并毁掉那台超弦计算机。现在，你不会认为我这还是为自己着想吧。”

宋诚愣过后，摇头笑了起来。

部长也露出笑容，“好了，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以后的事情与我无关。镜像已经记下了我说的这些话，在遥远未来，也许有那么一天，会有人认真听这些话的。”

部长对宋诚挥了挥手让他走，然后仰在椅子的靠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沉浸在一种释然和解脱中。

宋诚走后，下午六点整，白冰准时走进了办公室，他的手里提着那个箱子，提着历史和现实的镜像。

部长招呼他坐下，看着放在办公桌上的超弦计算机说：“年轻人，我有一个请求：能不能让我在镜像中看看自己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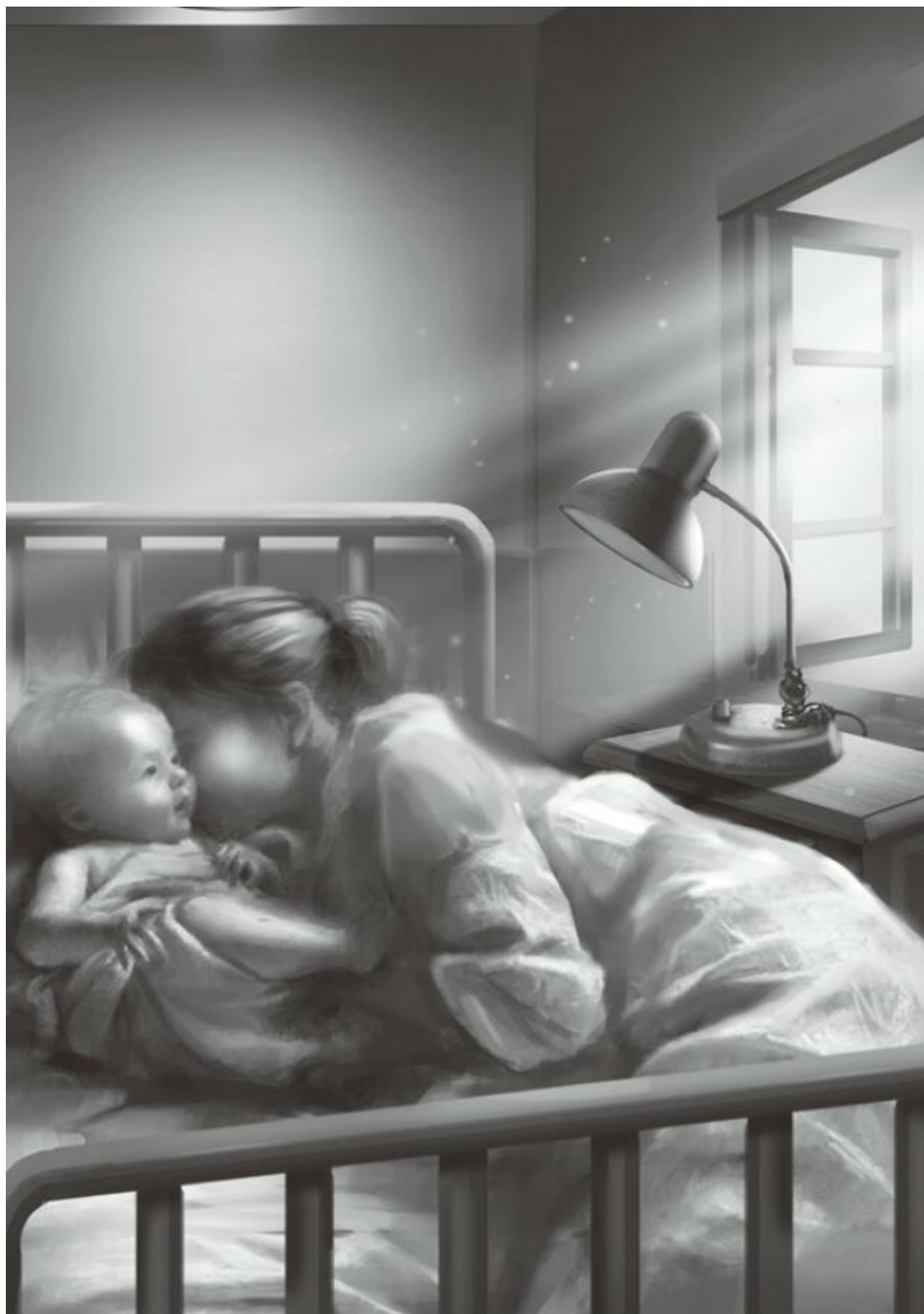
“当然可以，这很容易的！”白冰说着，打开箱子启动了计算机。镜像模拟软件启动后，他首先将时标设定到现在，定位了这间办公室，屏幕上显示出两个人的

实时影像后，白冰复制了部长的影像，按动鼠标右键启动了跟踪功能。这时，画面急剧变幻起来，速度之快使整块屏幕看起来一片模糊，但作为跟踪键值的部长的影像一直处于屏幕中央，仿佛是世界中心，虽然这影像也在急剧变化，但可以看到人越变越年轻。“现在是逆时跟踪搜索，模式识别软件不可能根据您现在的形象识别和定位早年的您，它需要根据您随年龄逐渐变化的形象一步步追踪到那时。”

几分钟后，屏幕停止了闪动，显示出一个初生儿湿漉漉的脸蛋，产科护士刚刚把他从盘秤上取下来。这个小生命不哭不闹，睁着一双动人的小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

“呵呵，这就是我了，母亲多次说过，我一生下来就睁开眼睛了。”部长微笑着说，他显然在故作轻松地掩盖自己心中的波澜，但这次很例外地，他做得不太成功。

“您看这个，”白冰指着屏幕下方的一个功能条说，“这些按钮是用来对图像的焦距和角度进行调整的。这是时间滚动条，镜像软件将一直以您为键值进行显示。您如果想检索某个时间或事件，就如同在文字处理软件中查阅大文件时使用滚动条差不多，先用较大时间跨度走到大概的位置，再进行微调，借助于您熟悉的场景前后移动滚动条，一般总能找到的。这也类似于影碟的快进退操作，当然这张碟正常播放将需……”



“近50万小时吧。”部长替白冰算出来，然后接过鼠标，将图像的焦距拉开，显示出产床上的年轻母亲和整间病房。这里摆放着那个年代式样朴素的床柜和灯，

窗子是木制的，引起他注意的是墙上的一块橘红色光斑。“我出生时是傍晚，时间和现在差不多，这可能是最后一抹夕阳了。”

部长移动时间滚动条，画面又急剧闪动起来，时光在飞逝，他在一个画面上停住了。一盏从天花板上吊下的裸露的电灯照着一张小圆桌，桌旁，他那戴着眼镜、衣着俭朴的母亲正在辅导四个孩子学习，还有一个更小的孩子，也就三四岁，显然是他本人，正笨拙地捧着一个小木碗吃饭。“我母亲是小学教师，常常把学习差的学生带回家里来辅导，这样就不耽误从幼儿园接我了。”部长看了一会儿，一直看到幼年的自己不小心将木碗中的粥倒了一身，母亲赶紧起身拿毛巾擦时，才再次移动了时间滚动条。

时光又跳过了许多年，画面突然亮起了一片红光，好像是一个高炉的出钢口，几个穿着满是尘污的石棉工作服的人影在晃动，不时被炉口的火焰吞没又重现。部长指着其中的一个说：“我父亲，一名炉前工。”

“可以把画面的角度调一下，调到正面。”白冰说着，要从部长手中拿过鼠标，但被部长谢绝了。

“哦不不，这年厂里创高产加班，那时要家属去送饭，我去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工作，就是从这个角度，以后，他炉火前的这个背影在我脑子里印得很深。”

时光又随着滚动条的移动而飞逝，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停止了，一面鲜艳的队旗在蓝天的背景上飘扬，一个身穿白衣蓝裤的男孩子在仰视，他的眼睛很清澈，如同那天如洗的碧空。

“小学二年级。”

时光跳过，又一面旗帜出现了，背景是一个纪念碑，一小群少年对着纪念碑宣誓，他站在后排，眼睛仍像童年那样清澈，但多了几分热诚和渴望。

“中学一年级。”

滚动条移动，他一生中的第三面旗帜出现了，这好像是在一间很大的阶梯教室中。部长将焦距调向那六个宣誓中的年轻人中间的那个，让他的脸庞充满了画面。

“大学二年级。” 部长指指画面，“你看看我的眼睛，能看出些什么？”

那双年轻的眼睛中，仍能看到童年的清澈、少年的热诚和渴望，但多了一些尚不成熟的睿智。

“我觉得，您.....很真诚。” 白冰看着那双眼睛说。

“说得对，直到那时，我对那个誓词还是真诚的。” 部长说完，从眼睛上抹了一下，动作很轻微，没有被白冰注意到。

时间滚动条又移动了几年，这次移得太过了，经过几次微调，画面上出现了一条林荫道，他站在那里看着一位刚刚转身离去的姑娘。那姑娘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睛含着晶莹的泪，一副让人心动的冰清玉洁的样子，然后在两排高大的白杨间渐行渐远.....白冰知趣地站起身想离开，但部长拦住了他。

“没关系，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了。” 说完，他放下鼠标，目光离开了屏幕，“好了，谢谢，把机器关了吧。”

“您为什么不继续看呢？”

“值得回忆的就这么多了。”

“我们可以找到现在的她，就是现在的，很容易！”

“不用了，时间不早了，你走吧，谢谢，真的谢谢。”

白冰走后，部长给警卫部门打了个电话，让院内的警卫到办公室来一下。很快，那名警卫进来，敬礼。

“你是.....哦，小杨吧？”

“部长记性真好。”

“我叫你上来，也没什么事，就是想告诉你，今天是我的生日。”

警卫立刻变得手足无措起来，话也不会说了。

部长宽容地笑笑，“向警卫们问好，去吧。”在警卫敬礼后转身要走之际，他像突然想起来似的说：“哦，把枪留下。”

警卫愣了一下，还是抽出手枪，走过去小心地放在宽大的办公桌的一端，再次敬礼后走出去。

部长拿起枪，取出弹匣，把子弹一颗颗地退出来，只留下一颗在弹匣里，再把弹匣推上膛。下一个拿到这枪的人可能是他的秘书，也可能是天黑后进来打扫的勤杂工，那时空枪总是安全些。

他把枪放到桌面上，把退出来的子弹在玻璃板上摆成一小圈，像生日蛋糕上的蜡烛。然后，他踱到窗前，看着城市尽头即将落下的夕阳，它在市郊的工业烟尘后面呈一个深红色的圆盘，他觉得它像镜子。

然后，他在办公桌旁坐下，静静地等候着最后一抹夕阳照进来。

未来

当天夜里，宋诚来到气象模拟中心的主机房，找到了白冰，他正一个人静静地看着已经启动的超弦计算机的屏幕。

宋诚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说：“小白，我已经向你的单位领导打了招呼，马上有一辆专车送你去首都，你把超弦计算机交给一位中央领导。听你汇报的除了这位领导，可能还有几名这方面的技术专家。由于这项技术非同寻常的性质，让人完全理解和相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讲解和演示的时候要耐心……白冰，你怎么了？”

白冰没有转过身来，仍静坐在那里，屏幕上的镜像宇宙中，地球在太空中悬浮着，它的极地冰盖形状有些变化，海洋的颜色也由蓝转灰了些，但这些变化并不明显，宋诚是看不出来的。

“他是对的。”白冰说。

“什么？”

“部长是对的。”白冰说着，缓缓转身面对宋诚，他的双眼布满血丝。

“这是你思考了一天一夜的结果？”

“不，我完成了镜像的未来递归运算。”

“你是说……镜像能模拟未来了？！”

白冰无力地点点头，“只能模拟很遥远的未来。我在昨天晚上想出了一种全新的算法，避开较近的未来，这样就避免了因得知未来而改变现实对因果链的破坏，使镜像直接跳到遥远未来。”

“那是什么时间？”

“35 000年后。”

宋诚小心翼翼地问：“那时的社会是什么样子？镜像还在起作用吗？”

白冰摇摇头，“那时没有镜像了，也没有社会了，人类文明消亡了。”

震惊使宋诚说不出话来。

屏幕上，视点急剧下降，在一座沙漠中的城市上空悬停。

“这就是我们的城市，是一座空城，已死去2 000多年了。”

死城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正方形的世界，所有的建筑都是标准的正立方体，且大小完全一样。这些建筑横竖都整齐地排列着，构成了一个标准的正方形城市。只有方格状的街道上不时扬起的黄色沙尘，才使人不至于将城市误认为是画在教科书上的抽象几何图形。

白冰移动视点，进入了一幢正立方体建筑内部的一个房间，里面的一切已经被漫长岁月积累的沙尘埋没了。在窗边，积沙呈一个斜坡升上去，已接上了窗台，沙中有几个鼓包，像是被埋住的家电和家具，从墙角伸出几根枯枝似的东西，那是已经大部分锈蚀的金属衣帽架。白冰将图像的一部分拷贝下来，粘贴到处理软件中，去掉了上面厚厚的积沙，露出了锈蚀得只剩空架子的电视和冰箱，还有一张写字台样的桌子，桌上有一个已放倒的相框。白冰调整视点，使相框中的那张小照片充满了屏幕。

这是一张三口之家的合影，但照片上的三人外貌和衣着几乎完全一样，仅能从头发的长短看出男女，从身材的高低看出年龄。他们都穿着样式完全一样的衣服，整齐而呆板，扣子都是一直扣到领口。宋诚仔细看看，发现他们的容貌还是有差别的，之所以产生一样的感觉，是因为他们那完全一致的表情——一种麻木的平静，一种呆滞的庄严。

“我发现的所有照片和残存的影像资料上的人都是这样的表情，没有见过其他表情，更没有哭或笑的。”

宋诚惊恐地说：“怎么会这样呢？你能查查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吗？”

“查过了，我们以后的历史大略是这样的：镜像时代在五年后就开始了，在前20年，镜像模拟只应用于司法部门，但已经对社会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人类社会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镜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历史上称为镜像纪元。在新纪元的头五个世纪，人类社会还是在缓慢发展之中的。完全停滞的迹象最初出现在镜像六世纪中叶，首先停滞的是文化，由于人性已经像一汪清水般纯洁，没有什么可描写和表现的，文学首先消失了，接着是整个人类艺术都停滞和消失。接下来，科学和技术也陷入了彻底的停滞。这种进步停滞的状态持续了三万年，这段漫长的岁月，史称‘光明的中世纪’。”

“以后呢？”

“以后就很简单了，地球资源耗尽，土地全部沙漠化，人类仍没有进行太空移民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能力开发新的资源，在5 000年时间里，一切都慢慢结束了……就是我们现在显示的这个时候，各大陆仍有人在生活，不过也没什么看头了。”

“哦——”宋诚发出了像部长那样的长长的一声，过了很长时间，他才用发颤的声音问道：“那……我们该怎么办？我是说现在，销毁镜像吗？”

白冰抽出两根烟，递给宋诚一根，将自己的点着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白色的烟雾吐在屏幕上那三个呆滞的人像上，“镜像我肯定要销毁，留到现在就是想让你看看这些。不过，现在我们干什么都不所谓了，有一点可以自我安慰：以后发生的一切与我们无关。”

“还有别人生成了镜像？”

“它的理论和技术都具备了，而根据超弦理论，创世参数的组合虽然数量巨大，但毕竟是有限的，不停试下去总能碰上那一组……三万多年后，直到文明的最后岁月，人们还在崇拜和感谢一个叫尼尔·克里斯托夫的人。”

“他是谁？”

“按历史记载：物理学家，镜像模拟软件的创造者。”

镜像时代Ⅱ

五个月后，普林斯顿大学宇宙学实验中心。

当灿烂的星海在50块屏幕中的一块上出现时，在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都欢呼起来。这里放置着五台超弦计算机，每台中又设置了10台虚拟机，共有50个创世模拟软件在日夜不停地运行，现在诞生的虚拟宇宙是第32961号。

只有一个中年男人不动声色，他浓眉大眼，气宇轩昂，问：

“万有引力常数？”

“ 6.67×10^{-11} ！”

“真空光速？”

“每秒29.98万千米！”



“普朗克常数？”

“6.626！”

“电子电量？”

“ 1.602×10^{-19} 库仑。”

“一加一？”

“等于二。这是我们的宇宙，克里斯托夫博士！”

2004年9月24日，于娘子关